



紅羊劫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紅羊豪俠傳 第五集回次

- 第四十一回 渡惡水向提督失機……………走荒山烏都統中伏
- 第四十二回 新國開基正名定分……………孤城坐困絕處逢生
- 第四十三回 欲取姑與網開一面……………弄巧反拙錯鑄九州
- 第四十四回 移花接木驛路設疑兵……………調虎離山輕舟出暗水
- 第四十五回 賦詩飲酒慷慨津門……………血影刀光淒涼燕市
- 第四十六回 桂林城洪秀全解圍……………蓑衣渡馮雲山殉難
- 第四十七回 守天條朝貴殺親爺……………主鄭重秀清抑驍將
- 第四十八回 真鹵莽將軍決死戰……………儘風流總督賦閒情
- 第四十九回 圖恢復雙打桂陽城……………用機謀火攻石馬舖
- 第五十回 爭犄角棋差一著……………鑄大錯鐵聚九州

紅羊豪俠傳

著者 張恂子

第四十一回

渡惡水向提督失機 走荒山烏都統中伏

話說伊克坦布征伐金田村全軍覆沒。這個消息到了桂林，嚇得鄭祖琛手足無措。當下卻也不敢隱匿，便據實的奏了上去。滿洲的皇帝赫然震怒，便把鄭祖琛革職，拿問鄭祖琛。只得手拿念佛珠，口裏不住的念阿彌陀佛，打入囚車，解向北京而去。了結鄭祖琛○寫鄭祖琛始終佞佛十分可笑滿洲的皇帝便把因為燒了外國人鴉片烟土革職的兩廣總督林則徐起用，派他做欽差大臣。

到廣西來查辦。又因爲鄭祖琛已是拿問進京，廣西巡撫還沒派人便派了林則徐兼攝論這林則徐卻不同。鄭祖琛的顛預做事，情很肯負責任。此人如若到了廣西，倒也是洪秀全的一個勁敵。當此鴉片毒海內之日，愈令人緬想，則徐不已。叵奈林則徐因爲閒廢在家，年紀也老上來了，早已百病叢生。接到了清廷上諭，便動身向廣西而來。誰想病根一發，的深了起來，還沒到桂林，看看支持不住，便在路上死了。清廷無奈，便另外派了前任漕運總督的周天爵來做廣西巡撫。又因爲巡撫是個文官，對於提督總兵不能直接指揮，所以又另外加了周天爵一個總督銜，責成他辦理軍務。又因爲廣西地方沒有大將，便把固原提督向榮調任廣西提督。這時滿洲的皇帝簡直也有些手忙腳亂的了。閒言少叙，且說向榮這人原是楊遇春的部將。

楊遇春在清朝很立過戰功封過果勇侯向榮也經過大小數百戰所以清廷倚若長城希望他一到廣西便把金田村剿滅那個向榮奉了這上諭倒也並不俄延點起本部人馬馬不停蹄脚不點地的便向廣西進發取道橫州來到金田村安下寨柵洪秀全得報便聚集手下商量辦法石達開道眼前已是十二月底轉眼便是新年了我們且不必出去迎戰他若是來攻城我們便安排滾擗木石以逸待勞教他縱有十分本領也使展不出來一面我們便故意鋪張揚厲準備過年使他們把打仗的心懈怠下來那時問我們便出其不意殺將出去管教造化向榮做了第二個伊克坦布石達開一番言語不愧為平日留意兵法者秀全大喜道此計大妙便傳下令去照此行

事且說向榮統兵到了金田安營下寨這一天湊巧是滿清道光三十年

第四十一回 渡惡水向提督失機 走荒山烏都統中伏 四

十二月二十三日

大書年月日者一以表明時令二因明年爲太平天國元年須慎重書之故

向榮把寨柵紮定便引

軍來到金田村城堡外面高聲叫罵誰想金田村裏卻只是置之不理也

不見有人開門出來迎敵叫罵了半天向榮不禁心頭火起便傳令攻城

正要架起雲梯時忽地城堡上面一聲號令那滾播木石便如雨點般打

到了跟前只得退兵十里回到本寨一連幾天都是這樣向榮的人馬因

爲長途跋涉早已人疲馬乏這幾天求戰不得越發把銳氣挫了

補此數句則下文之

敗方不向榮也無可奈何只得擺成陣勢把金田村圍將起來作持久之

計那些兵卒見村內毫無動靜便以爲洪秀全是個不中用的東西料他

也沒有甚麼了不得便一發把防範的心疎懈下來了眨一眨眼離過年

越發近了只是不見村中出戰隱隱約約聽得村中鑼鼓爆竹之聲晝

夜不絕。那些兵卒，便向地下吐了一口唾沫，道：「他媽的，他們倒好樂，卻害得咱們在此地陪着他們過這種冰冷的日子。咱們索性也樂一樂，便紛紛地湊着份子沽酒市脯慶賀年節。」極力反振爲地步直到大除夕依舊不見村中出戰那鼓樂之聲，却越發鬧得不可開交。衆多兵士還打聽得說村中洪秀全傳下了命令，大年初一的晚上還要大放花燈，咧只羨慕得一衆兵士望空嚙那唾沫。年初一晚上遠遠地望去，果然見村中火樹銀花歡聲動地，衆多兵士嘆了一口氣，回到營帳裏，卻只是借酒澆愁。連那向榮也心裏盤算準備過了新年再行想法子攻進村中。去年初二的晚上，一衆兵士也有宿醒未醒的，也有酩酊大醉的都倒頭酣睡，不想睡到半夜，那保良攻匪會的隊伍卻漫山遍野而來，殺人向榮營帳之中，向軍措手。

不及被殺死了大半。幾個手脚快些的，便都起來逃命。這裏洪軍又追殺上去，直追到一道大江邊。這道江名喚大黃江，幸虧向榮在這地方預備下船，隻衆兵便爭先恐後的上船，渡到對岸去。那知才渡到一半，便有一百多號戰船從上流順流而下，爲頭的便是秦日綱，一聲吶喊，又掩殺過來。向軍猝不及防，紛紛落水，只有向榮逃得了性命，檢點人馬，折去了三分之一。二便在大黃江岸上勉強紮下營寨，一面便飛報省城，請求派兵增援。這裏金田村第二次出兵，又大獲全勝。洪秀全便派楊秀清做了主帥，蕭朝貴做了正先鋒，秦日綱做了副先鋒，在大黃江這面岸上安營紮寨。防那向軍重整旗鼓，一面楊秀清又派石鎮崙、石祥貞、羅大綱、林鳳祥、四人去攻打近旁的許多城池，不多幾天，那捷報便接二連三的來到大營。

說是石鎮崙已是攻破了桂平石祥貞卻也收復了武宣羅大綱在貴縣出示安民林鳳祥在平南升衙理事先鋒官蕭朝貴秦日綱已是到了象州這時向榮早已因爲兵力單薄所以乘夜拔營而去楊秀清沒了後顧之憂便傳令拔隊向象州進發又吩咐石鎮崙等四人丟了桂平武宣貴縣平南合兵做一處盡力攻打象州那象州便被楊秀清手下團團圍困起來地方官的告急文書好像雪片一般滿洲的皇帝知道向榮打了敗仗怕他一人支持不住便加派了都統烏蘭泰幫辦廣西軍務烏蘭泰奉命星夜趕往廣西而來向榮這時也收拾殘兵準備和洪楊的軍隊決一死戰兩人便分統三四萬人來救象州且說楊秀清這時正爲攻打象州不下所以心下很是納悶忽聽報說向榮烏蘭泰統領大軍來救象州已

是離此不遠。便和馮雲山石達開商量道。我們來此業已多日。可恨象州卻只是不能攻破。眼見得救兵一到。他們裏應外合。我們便要腹背受敵。爲今之計。不如棄了象州。去抵禦向烏兩人的救兵。要緊他們既是分兩路而來。我們也可以分兩路迎敵。當下便派石達開馮雲山帶同石鎮崙石祥貞賴漢英曾天養分一半軍馬去迎着向榮楊秀清自己帶同洪大。全胡以光羅大綱林鳳祥去迎着烏蘭泰。又怕象州城裏開門追殺出來。所以又派蕭朝貴秦日綱二人各帶一千人馬依舊紮營在原来的地方。好教象州城裏的人見了不敢出來追趕。石馮蕭等領命自去這裏。楊秀清自己便帶領人馬來迎着烏蘭泰。兩下裏排開陣勢。烏蘭泰手下一個總兵官名喚鄒鶴齡的使一枝方天畫戟。匹馬當先便殺將過來。楊秀清

手下卻有胡以光手提雙劍上前迎住廝殺兩人在陣前戰了有百餘合不分勝負這裏烏蘭泰在馬上見敵軍旗門之下一人身穿紅袍便料定此人不是洪秀今便是楊秀清烏蘭泰生平最善射箭真是百發百中當下便暗暗取出箭來對準了穿紅袍的人射去幸虧羅大綱眼快便忙用矛子撥開了箭桿那箭才射得偏下了些卻射中在楊秀清身下一匹白馬的馬頭上那白馬痛極了前蹄一蹶卻把楊秀清顛下馬來左右忙來攙扶着回入陣中這時一衆軍士瞧見主將落馬不禁都心慌意亂脚底下自然也活動起來烏蘭泰瞧在眼裏那裏肯放鬆一步便指揮三軍掩殺過去胡以光見本軍陣勢動搖卻也無心戀戰便虛晃了一劍退回本陣洪大全羅大綱林鳳祥保護着楊秀清往後便退烏蘭泰乘勝追了有

三十里才安下營寨。楊秀清檢點人數，共計折了一千多名兵卒。他便一個人，心口商量道：「那烏蘭泰好生了得！我們若是和他力敵，斷難取勝。須要另出奇兵，使他們措手不及，才是正理。」正思想間，軍士來報說：「石達開到。」楊秀清接進裏邊，便問和向榮對敵勝負如何。石達開說：「今天混戰了一陣，不分勝負。」秀清便說道：「我正爲這事情憂慮呢。若是長久相持，一來怕懈怠了軍心，二來他們若是增加了援兵，我們須寡不敵衆。石兄，你有什么好計較，可以出奇制勝？」達開道：「我看一方面固然應當牽制向烏兩人，使他們不能分兵救應他處；一方面卻須另出奇兵，奪取城池，好教他們疲於奔命。」楊秀清撫掌道：「妙哉妙哉！恰與小弟的主意相同。從這裏走大黃墟，有一條小路，可以通到永安。依小弟的愚見，便須分兵前去攻打。」

安出其不意。便可以一鼓而下。那時我們便準備在永安招兵買馬整頓軍旅。再行直撲桂林。徼天之倖。把桂林攻下了。廣西全省便可傳檄而定。那時再出兩湖。囊括中原。易如反掌。大業可成。所言後或實踐或不實踐而天下三分基於隆中一舉楊秀清之計書固攸關太平朝甚鉅也石達開點頭稱是。當下便派洪大全賴漢英看守兩面寨柵。牽制烏蘭泰向榮的兵力。兩處只留下三五百人看守。只許守不許戰。其許的軍馬便風馳電掣。神不知鬼不覺的到了永安。這是後話不提。且說烏蘭泰和向榮連日挑戰。卻不見有敵兵出來。應敵一連旬日。都是如此。兩人卻也不敢進攻。怕楊秀清使什麼詭計。後來烏蘭泰實在忍不住了。便派了細作前去打聽。那細作來報說。乃是一座空營。旗幟燈火都是敵兵。預先設下亂這邊耳目的。烏蘭泰只叫得一聲苦。也不知道敵軍從那一

條路上走的當下便通知了向榮。向榮得報更不怠慢，忙帶領了兵士直撲過去。果然也是一座空營。兩人便合兵一處，猜想不出敵兵到那裏去了。只得按兵不動，派人四下打聽。隔了四五天，才有人來報說：敵兵已是破了永安城，又在那裏招納亡命了。烏蘭泰氣忿忿的說道：咱們竟上了楊秀清的大當，爲今之計，咱們只得趕到永安去，奪回城池，要緊當下便決定由向榮取道桂平，烏蘭泰取道鵬化山分途並進。在永安會面做書的一枝筆不能寫兩面的事，只得撤下向榮先說。烏蘭泰帶了大兵取道鵬化山進了谷口，幸喜沒人攔阻。烏蘭泰便放大了胆，催促部下火速前進。廣西的天氣雖在初春，卻如四五月裏一般十分炎熱。兵士們多跑了路，直熱得連氣都喘不過來。當下烏蘭泰卻還是連聲催促兵士們便都

脫下衣服來挾在腋下再行趕路

極寫烏軍急忽逼出楊軍之伏兵來

又走了一程實在熱得

不可開交了更兼嘴裏乾得火星亂迸便一齊上前稟烏蘭泰道小人們實在熱得走不動了請將軍耽待些容小人們喝了一點水再行趕路烏蘭泰欲待不答應時見衆多兵士已是下了馬爭着用手在道旁山谿裏掬着清水往嘴裏送料想攔也無益便點了點頭自己也下了馬坐在道旁石上吩咐親兵去弄碗泉水來解渴那親兵依言取一隻木碗去汲了一碗山泉來送在烏蘭泰手中烏蘭泰正想伸長了脖子喝時誰想不先不後突然間聽得山坳裏一捧鑼聲接着便見打着保良攻匪會旗號的兵士漫山遍野而來爲頭的一員大將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正是秦日綱

以秦日綱伏兵鵬化山真是銖兩悉稱

烏蘭泰丟下木碗不迭忙上馬來迎敵才和秦日綱戰得

三五個回合，便被秦日綱一槍刺中了烏蘭泰手臂。秦日綱正想再使一槍結果烏蘭泰的性命時，卻被烏蘭泰手下兩員將弁鄒鶴齡、董光甲搶着救了去。秦日綱也不追趕，只舞動槍桿挑那烏蘭泰手下的兵士。見一個挑一個，見兩個挑一雙，烏軍因為爭着喝泉水，所以毫無準備。被秦日綱的兵殺得屍橫遍野。烏蘭泰只逃得十幾個人的性命。秦日綱見大獲全勝，便收兵回永安去了。話分兩頭，再說向榮取道桂平，進攻永安路上走的盡是平原，浩浩蕩蕩，好不威武。楊秀清在永安城裏派秦日綱往鵬化山截殺烏蘭泰。去後便想另外派人去邀擊向榮的軍隊。這時早閃過一員戰將來，道：「末將願往楊秀清定睛細看時，卻原來是賴漢英。那賴漢英便向楊秀清躬身說道：『末將略略知道一點法術，此番前去和向榮對』」

陣那裏不比。鵬化山有險要。可守少不得。弄個小頑意兒。殺得向榮。片甲不回。楊秀清聽說大喜。便撥了一千人馬。交賴漢英統帶來戰。向榮那向榮。一路之上。曉行野宿。看看離永安不遠了。這夜便在曠野裏紮下營帳。吩咐部下。晚間須要醒睡提防。敵兵來劫營。是夜月明如晝。軍中刁斗之聲。此響彼歇。好不嚴肅。向榮出了營帳。看了一會月色。便回到中軍帳裏。秉燭披閱公事。正在凝神靜氣的時候。忽然耳朵裏聽得起了一陣微風。此誠所謂微風起於蘋末矣。刮得那中軍帳外一面大纛旗兒獵獵地怪響。向榮也不在意。依舊看手裏的公事。誰知那風卻越刮越大。起來霎時間。便刮得月色無光。營帳之外黑魃魃地。伸手不見五指。接着便排山倒海。下起雨來。平地之上。頓時水深數寸。那水沒有歸宿的處所。便直往向榮營帳中灌將。

進。來。兵。士。們。從。睡。夢。中。驚。醒。不。想。半。個。身。體。早。已。淹。在。水。裏。了。正。忙。着。起。來。檢。點。衣。服。兵。器。時。那。水。一。發。汨。汨。有。聲。只。是。往。營。帳。裏。灌。之。不。已。剎。那。間。營。帳。裏。便。變。成。小。河。一。般。全。軍。兵。士。不。約。而。同。連。珠。價。叫。苦。不。迭。向。榮。也。自。慌。了。手。脚。正。在。不。得。開。交。之。際。突。然。間。又。聽。得。頂。上。響。了。一。個。焦。雷。接。着。便。是。一。片。喊。殺。之。聲。火。光。影。裏。瞧。見。賴。漢。英。披。髮。仗。劍。帶。領。一。千。名。軍。士。殺。進。帳。來。論。理。賴。漢。英。的。部。下。只。有。一。千。名。向。榮。的。軍。隊。比。他。多。了。幾。倍。叵。奈。向。軍。一。個。個。被。大。水。淹。得。好。似。落。湯。雞。一。般。誰。還。有。心。迎。敵。只。恨。爺。娘。少。生。了。兩。條。腿。一。時。間。逃。不。快。因。此。賴。漢。英。滾。湯。撥。雪。般。殺。得。向。軍。降。的。降。死。的。死。逃。得。性。命。的。不。到。五。百。人。向。榮。見。不。是。路。也。就。奪。門。而。走。直。待。逃。出。五。十。里。之。外。才。下。馬。來。休。息。說。也。奇。怪。適。才。狂。風。驟。雨。那。雨。

打在人的頭上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這會子卻又天朗氣清，地上也乾燥得很，才知道適才定是敵軍中有什麼異人在那裏作起妖法，喚來的風雨掩護着軍士來劫營。自己才吃了大虧的，可是事已至此，悔也無益。這四五百名軍士好似鬥敗的公雞般料想也救不得。永安見不得陣仗，的了不如收兵回桂林去調動各路兵馬捲土重來也還不遲。主意想定便垂頭喪氣回到了省城。那知烏蘭泰卻也回來了。兩人相遇真是同病相憐，互相把經過情形訴說了一遍。大家都不免唏噓太息。烏蘭泰道：「勝敗乃兵家之常事，我們總有一天報這個仇。趁這時候可以調動各路軍馬等待調齊了再去攻打永安也還不遲。」向榮道：「小弟也是這個主意。」烏蘭泰突然又拍手道：「我倒忘了一個人。這人是个知縣，班子雖說是文官。」

可也。深通韜略，可惜此人現在因爲丁憂回了湖南原籍，不如把他調到廣西來，若得此人相助，永安指日可下。向榮忙問是誰烏蘭泰，道此人姓江名忠源，做過浙江秀水縣知縣，爲人勇於任事，更兼熟讀兵書，我立刻稟明了上官，備了公事去調取他來，隨營効力便了。向榮點頭道：好，烏蘭泰便笑吟吟地去了。列位看官，這江忠源果然是個將才，往後在我這部書中還有不少的事蹟。烏蘭泰要調他來相助，也還不失爲知人。欲知江忠源來也不來，且闕下文。

評曰：事實之出於虛構者，筆墨較易動人。本回所叙洪楊與清兵之戰史，各有事實爲根據，萬不能嚮壁虛造。而正史所述又至簡略，作者斟酌於其間，較之前數回倍見吃力，且瑣瑣寫來，寫伊克坦布之

敗又寫向榮之敗。又寫向榮與烏蘭泰同敗。不特無雷同之病。而一進一退一勝一敗。咸富有趣味。按之正史。又多吻合。此等地方。愈足見作者功力。

寫向榮烏蘭泰敗回省城。收拾餘燼。永安城半載不見敵踪。於是騰出洪楊一方面來。俾寫洪秀全之稱王。且整軍經武。設官授爵。開國規模於焉。粗具小說章法。宜然絕非僅寫清兵狼狽之狀。博一時之笑樂已也。

第四十二回

新國開基正名定分

孤城坐困絕處逢生

話說烏蘭泰向榮二人在省城收合餘燼準備大舉進攻那烏蘭泰又往湖南去調取在籍知縣江忠源前來相助一時問調兵遣將急切裏那裏調得齊全只得按兵不動且待士飽馬騰再發大隊人馬去攻打永安這一年直到十一月裏才把永安團圍住中間不過在豬子山雙髻山一帶偶爾有一兩次小接觸却也不分勝負那楊秀清在永安城裏便派人到金田村去把洪秀全和各人的家眷一齊都接了來準備借永安做根據地再行相機攻打桂林這都不在話下且說這一天洪秀全到了桂林楊秀清率領一千將士迎接進城大家便商量推戴洪秀全做天王改國號叫做太平天國洪秀全却謙遜再三道我們同舉義旗爲的是要驅除滿州鞑鞑恢復漢室山河天王之位須待有德者居之小弟若是直受不

辭豈不被天下英雄耻笑說洪某據天下爲己有和滿洲韃靼相較不是以暴易暴了嗎洪秀全一番謙遜之辭自是題中應有之義洪大全聽了正色道不然蛇無頭而不

行民無信而不立我們要驅除滿洲韃靼免不了要用兵力試問軍旅之

中若是沒有一個領袖發施號令如何便能舉得大事此是第一層不錯況且洪兄

受上帝付託之重萬衆歸心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個座位還有誰可以坐

得此刻既是衆意僉同就請洪兄不必固辭此是第二層不錯洪大全話才說完只

聽羅大綱叫將起來道我老羅以前落草做强盜的時候尙且做過大王

難道現在我們有了這們大的聲勢反不能立一個天王了嗎洪大哥你

且坐了上去再說若是有誰心裏不服我老羅便一刀砍下他的腦袋來

嫵媚煞人不謂蕭大哥之外又有羅大哥蕭朝貴拍手道羅大哥這幾句話爽快極了這樣才合

了我老蕭的脾胃。洪秀全見推辭不得，才在當天卽了天王之位。楊秀清
一。千。人。少。不。得。行。那。君。臣。之。禮。伏。地。三。呼。萬。歲。少不得三字蓋爲楊秀清而設也
與水滸傳之貶宋江一樣筆法

當下群臣朝賀已罷。天王降下旨意，封楊秀清爲東王，位在百僚之上。又
封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洪大全
因和天王同姓，便封爲天德王。又封秦日綱爲天官，正丞相。王侯之下，以
此職爲最尊。封胡以光爲春官，正丞相。又封韋元玠爲國伯，石鎮崙、石祥
貞爲國宗，賴漢英爲內醫，職同軍帥。羅大綱爲軍帥，林鳳祥曾天養爲御
林侍衛。羅瓊樹爲旅帥。其餘金田村老兄弟都恩賞有差。衆人謝過天王。
天王便長嘆一聲道：「可惜曾玉珩兄弟患病，在金田村不能隨軍授職。況
且看他的病勢，又不輕倒着實，令人焦慮。衆人聽了也都咨嗟太息。石

達。開。便。上。前。奏。道。我。們。既。是。建。立。了。這。太。平。天。國。自。然。和。那。些。綠。林。草。寇。不。同。可。是。他。州。外。府。的。軍。民。人。等。一。時。間。怕。還。不。明。白。我。們。舉。義。的。本。意。依。臣。弟。的。意。思。此。刻。便。該。草。一。道。檄。文。檄。告。遠。近。忠。義。之。士。共。起。義。兵。光。復。禹。域。不。知。陛。下。以。爲。然。否。天。王。道。不。錯。若。不。是。翼。王。提。起。此。事。倒。忘。懷。了。呢。說。罷。便。教。傳。典。詔。何。震。川。進。見。教。他。撰。擬。檄。文。這。何。震。川。原。是。象。州。地。方。的。秀。才。因。爲。屢。應。鄉。試。不。第。所。以。發。憤。起。來。一。個。人。徒。步。到。了。北。京。將。自。己。生。平。的。著。作。抄。成。一。本。只。揀。那。些。廣。西。同。鄉。京。官。一。個。個。登。門。去。求。見。指。望。得。到。一。兩。個。知。已。那。知。道。這。些。同。鄉。揭。開。他。的。著。作。來。一。看。只。見。盡。是。些。罵。人。的。文。字。不。用。說。把。那。做。官。的。簡。直。都。罵。成。豺。狼。當。道。語。氣。之。間。還。牽。涉。着。當。今。的。皇。上。是個革命種子這些同鄉嚇得魂不附體忙把著作

擲還了他吩咐左右把他攆出大門。何震川一發憤無可洩，便又回到廣西來聽說洪秀全正辦甚麼保良攻匪會，便投奔到了金田村。秀全因爲他文學優長，便派他充了一名書記，幫助洪大全處理文牘。此刻正位永安，便封他爲典詔之職，專掌撰寫誥諭。當下何震川領了天王的旨意，便設了書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把那篇檄文一揮而就，恭呈天王。過目，天王見何震川倚馬千言，文不加點，心裏十分喜悅，接了檄文在手裏，便從頭看道：

嗟爾有衆，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

是耶穌
教徒語

非胡虜之天

下衣食爲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子女人民爲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虜之子女。人民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

之衆一任其胡行恬不爲怪中國尙爲有人乎問得好妖胡虐炤燔蒼

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四海妖氛慘五湖而中國反低首下心甘爲

婢僕甚矣中國之無人也答一句更好夫中國者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

州也胡虜妖人也名中國爲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人也虧他搭截得妥貼

天地山海是所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目胡虜爲妖人者何妖

魔邪鬼也惟韃靺妖胡實敬拜之故今當以妖人目胡虜也此段似兼蛇足可刪

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也

天王看至此處不禁拍案道問得好又看下面却是幾句對偶道

罄南山之竹簡難書滿地之淫污決東海之波濤難洗彌天之罪孽

予謹略言其彰著者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削髮爲禽獸

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別頂戴胡衣猴冠。

天王看到此處，便笑道：「別頂戴胡衣猴冠，這一句似乎還不妥，不如改做服胡衣而戴猴冠，何震川忙應道：「臣當遵旨改正。其他還有不妥之處，一發候陛下御筆斧削。」天王便又往下看道：

壞我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偽妖康熙暗使韃子一人管理十家淫亂，中國之子女是使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

天王看了，笑道：「這倒有些像是駱賓王討武則天檄文中的語氣。」咧邊說，邊便看下面的兩句道：

言之痛心談之汚舌。

天王點頭道這兩句必不可少。否則上文要嫌太輕佻了。再看下面是盡中國之女子而汚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之條律。使我中國之人不能脫其網羅。手足無措。是盡中國之男兒而挾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之音。是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毫不憐恤。坐視餓殍流離暴露。有如草芥。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汚吏。布滿天下。剝民脂膏。淫威之下。巷哭相聞。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有洪秀全馮雲山韋昌輝秘捕一段事實任內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英雄代天報仇。動輒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

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志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符融胡種也，每勸其兄堅勿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霸佔中國極惡窮凶。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與赤狗所產之妖人，人種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之風化。

天王點頭道：「和一般愚民說話，原該如此說法，便又向下看道：

乘中國無人盜據中夏，我中國不能犁其穴而鋤其窟，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群狗黨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艷然怒胡虜猶犬豕也。何以讀書知古之民族，胡服跪拜，爭媚異種，罵得痛快而毫不知羞。

耶。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胡。此。皆。我。漢。族。人。氏。所。熟。聞。也。予。綜。計。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衆。受。制。十。萬。亦。醜。矣。哉。檄中人口數皆未準確或常。時。並。無。戶。口。統。計。致。有。此。誤。耳。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永。興。之。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九。五。之。貴。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聖。主。肅。示。天。威。爰。建。義。旗。掃。除。妖。孽。又。安。中。國。恭。行。天。罰。言。遠。言。邇。孰。無。左。袒。之。心。爲。官。爲。民。應。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以。生。色。夫。婦。男。女。攄。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召。四。方。之。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子。嬰。於。軹。上。收。還。久。淪。之。境。土。振。起。上。帝。之。綱。常。有。擒。狗。韃。子。咸。豐。來。獻。者。或。能。斬。其。首。級。來。

投者。又。或。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之。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
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
治。之。豈。胡。虜。之。所。得。久。亂。乎。爾。等。世。居。中。國。孰。非。上。帝。之。子。也。倘。能
奉。天。誅。妖。執。螯。弧。以。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則。英。雄。無。比。在。天。則
榮。耀。無。疆。若。或。執。迷。不。悟。從。僞。拒。順。將。生。爲。胡。人。死。爲。胡。鬼。矣。順。逆
有。大。體。夏。夷。有。定。名。各。宜。順。天。應。人。爾。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猶
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何。以。對。上。帝。也。予。興。義。兵。上。爲。上。帝
正。欺。天。之。罪。下。爲。天。國。解。下。民。之。苦。務。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
天。有。厚。福。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天。王。把。檄。文。看。罷。便。吩。咐。鈔。錄。數。千。份。用。東。王。的。名。義。布。告。遠。近。果。然。這。

道檄文出去。遠近的綠林好漢都蠢蠢欲動起來。做書的有事便長無事。便短且說這一年便是太平天國元年在滿清一方面道光帝業已死了。由咸豐帝嗣位所以也是咸豐元年到了十月中旬那咸豐帝便派了大學士賽尙阿做欽差大臣帶領都統巴德清副都統達洪阿出了北京城。前來征剿太平軍賽尙阿臨行的那一天咸豐帝親自和他祖餞又賞賜給他一把邊必隆刀。遇有失守城池的文官和臨陣退縮的武官不論大小一概准許賽尙阿先斬後奏。賽尙阿謝過聖恩率領大軍浩浩蕩蕩殺奔廣西而來在桂林會齊了向榮烏蘭泰一同來攻打永安。這時欽差大臣親自督師各省都有兵丁前來相助聲勢自然十分雄壯。湖南在籍知縣江忠源也帶了湘勇五百名在烏蘭泰麾下隨營効力。那向榮烏蘭泰

因爲上。一次吃了大虧。所以這一次異常小心。幸虧一路並無太平軍踪。跡清兵便直逼永安城下。安營紮寨。諸事停當。才派小校往城中下書約。定來朝決一雌雄。經東王批了一個准字。雙方將士磨拳擦掌。都準備厮杀。第二天兩軍果然便在永安城外列成陣勢。清兵方面上首烏蘭泰下首向榮。左面巴德清。達洪阿。右面董光甲。鄒鶴齡。太平軍門旗之下。居中便是東王楊秀清。上首蕭朝貴。馮雲山。石達開。羅大綱。下首洪大全。秦日綱。胡以光。賴漢英。三通鼓罷。烏蘭泰便開言道。來將通名。楊秀清答道。我乃太平天國天王。駕下東王千歲。楊秀清是也。烏蘭泰又道。你們這班草寇。平日間嘯聚山林。已稽顯戮。一旦竟公然謀叛起來。若是識時務的。便趕緊下馬受縛。我們還可以奏明聖上。貸你等一死。若定要以卵敵石。那

時攻破了永安城。一個個身首異處。悔之晚矣。楊秀清聽了。仰天大笑道。好不識羞恥的小子。你們兩個都是我手裏敗軍之將。若是識時務的。便趕快到北京去勸你們滿洲皇帝退回關外。老巢把中國還了。我們漢人。省得我們殺上北京去。把咸豐生擒活捉。咧烏蘭泰大怒。便親自拍馬出陣。早被蕭朝貴橫刀架住。向榮也上前助戰。反被秦日綱接住。廝殺清兵陣裏。兒開了仗。便擂鼓吶喊。巴德清達洪阿董光甲鄒鶴齡一擁上前。太平軍中便有石達開羅大綱胡以光賴漢英。接住兩方面。喊殺連天。這一場混戰。直殺得風雲變色。日月無光。不過清兵這時比太平軍多了一倍。有餘。所以衝得太平軍陣脚。漸漸動搖。楊秀清見了這情形。生怕有失。便教鳴金收軍。退進城內。緊閉城門。不再出戰。清兵殺到城下。却被城上守

兵用箭射退一連幾天都爲寡不敵衆所以太平軍接連敗了幾陣

一表過

省却無

數開文便索性擊壁清野爲持久之計烏蘭泰向榮見急切裏攻永安不

下便也會同來稟賽阿賽尙阿吩咐把永安城圍困起來等待城中食

盡便可一鼓成擒二人領命便商量分南北兩路由烏蘭泰統帶北

路由向榮統帶頓時便圍得永安城水洩不通城中初起食糧還可支持

不料這圍直到太平天國二年二月裏還沒有解得城中不免恐慌起來

這一天韋昌輝便來啟奏天王道臣弟所管的軍糧眼兒只能支持這們

三五天了軍士們因爲糧盡所以就人心免散我們身處在這圍城之

中外面又沒有援兵如若不從長計議一旦食盡難道便束手被擒不成

臣弟不敢隱匿應請陛下旨定奪韋昌輝還沒有把話說完只見蕭朝

貴也。慌慌張張前來。奏道：「臣弟適才在城中梭巡，聽見軍士們在那裏竊私語，說眼前清兵怕就要破城，他們都預備悄悄地溜走了。似此人心已變，我們在這永安城裏萬萬站不住。陛下須要趕快想法子才好。」天王見接二連三的都來報惡消息，不由得跌足道：「清兵烏蘭泰向榮二人所部人數多於我們數倍，此刻把我們困的水洩不通，我們即使要衝出去，無奈沒有機會可乘。這便如何是好？」韋昌輝道：「爲今之計，不如請陛下召集全體將士商量辦法。或者人多了，他們會想出什麼方法來也未可知。」天王一想，這話不錯，便傳下旨意，教全班文武一齊上殿。這道旨意下去，也不消一盞茶時候，果然由楊秀清率領通班文武冠帶上殿。陛見已畢，天王便開言道：「那烏蘭泰向榮二人這番把我們永安圍困了有數月，

之久。城中食糧看看垂盡。我們進既不能退。又不可軍心也不免有些搖動了。諸卿有何妙法。可以使清兵措手不及。衝破此圍。否則我們束手待斃。那時再圖救濟。却嫌遲了。天王話才說完。只急得衆臣工面面相覷。半晌出聲不得。楊秀清道。清兵現在擺的是長蛇陣。首尾能互相救應。要衝破他。很不容易。最好希望清兵把陣勢變換。我們便可揀兵力稀薄之處。衝殺出去。石達開搖頭道。要清兵變換陣勢。有同與虎謀皮。這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極力反振方顯下文之絕處逢生話聲未絕。只見天德王洪大全含笑出班。奏道。臣弟却有一個計較。在此向榮許多幕友中間。有一個是臣弟同鄉同學。此刻我們危機迫於眉睫。只得做臣弟不着覷個機會。喬裝改扮。混入清營。少不得難爲些金銀財帛。說得那同鄉心裏活動了。便託他使一條錦

囊。妙。計。勸。向。榮。放。我。們。一。條。生。路。那。時。我。們。衝。出。圍。去。再。奪。旁。的。城。池。來。做。根。據。地。豈。不。是。好。也。許。我。們。從。小。路。上。直。趨。桂。林。殺。清。兵。一。個。冷。不。防。豈。不。反。而。因。禍。得。福。了。麼。洪。大。全。正。說。得。高。興。不。防。有。一。個。人。在。旁。搖。手。道。使。不。得。使。不。得。這。話。一。說。出。來。直。教。洪。大。全。倒。抽。一。口。冷。氣。欲。知。說。話。的。是。誰。且。閱。下。文。

評曰。或謂洪楊起兵之初。其志不過在作皇帝而已。革命云云。爲後人溢美之辭。作者復從而著此一部演義。更屬多事。余謂此見實大謬。不然。試觀洪楊在永安時所發布之文告。固與歷朝揭竿起事。竊窺神器者。迥不相同也。惟爾時因環境不同。故惟揭種族革命之旗幟。於滿洲人之盤踞中原者。欲放逐之。俾歸於長白之故鄉而已。然

敷陳平民疾苦之處。聲淚俱下。漪歎盛哉。洪楊不可謂非爾時被壓迫階級之救星也。雖欲不謂之革命家。其可得乎。作者著此一部演義。其志固在表揚中國歷史上之偉大人物。與其他小說之惟資讀者消遣者。絕不相同。讀者於此點宜有深切之認識焉。

第四十三回

欲取姑與網開一面 弄巧反拙錯鑄九州

話說洪大全。瞧說話的人。時正是馮雲山。便笑着說道。馮兄。你說爲何使不得。馮雲山。便道。喬裝改扮。混入清營。這一個辦法。未嘗不妙。可是危險得很。說句不中聽的話。十成中。便有九成是送死。我們弟兄在金田起義。

實指望把清室推翻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今日裏既是困守孤城大家使該拚着性命要死死在一處斷沒有忍心教洪兄一人往枉死城裏送的道理我們大家怎好坐觀成敗所以我說這個辦法萬萬使不得馮雲山從着想故曰使不得亦題中應有之義洪大全聽了義形於色道馮兄說那裏話來小弟若是怕死也不會獻這個計策了就在現在而論小弟一人之生命爲輕全軍之生命爲重留得諸位兄長在着將來總可以再接再厲定然要達到了把滿洲皇帝推翻了才罷小弟若有不測那時也可以含笑於九泉了洪大全一謂竟成語識可嘆○大全抱必死之心臨難不苟免是天國第一人流物楊秀清便插嘴道既是洪兄這樣忠肝義胆就不妨照着洪兄的計畫做去我們全軍的生命便都懸於洪兄的一言了。楊秀清不甚留心洪大全之危險與否我畏見其人天王那時也見洪大全生意已決料想勸阻也是

無益便道路上須要小心。我們只得照這樣辦了。洪大全見天王也答應了。心下大喜。當下便改裝做農民模樣。教蕭朝貴引軍殺出城去。這時清兵因爲太平軍久不出城迎戰。如今突然間衝出許多人馬來。自然覺得十分詫異。可是卻也不肯放鬆一步。便一擁上前把蕭朝貴困在垓心。洪大全也就趁這機會一溜烟逃出了重圍。這裏蕭朝貴料知洪大全業已去遠。便使展渾身本領。殺開一條血路。依舊引軍回城去了。清兵卻空歡喜了一場。不提。且說洪大全到僻靜的所在躲避了片刻。便近清營。卻被巡查的小校一把抓住。道：「你是何方細作？大胆敢來窺探！如今被我們擒住。且待解往向大人帳中請示定奪。」洪大全告道：「小的湖南衡州人。並不是細作。只因有一位親戚在向大人幕中辦理文案。小的斗胆想

前。來。投。奔。他。可。否。煩。大。哥。前。去。通。報。一。聲。那。小。校。問。知。幕。友。的。姓。名。倒。並。不。錯。知。道。不。是。假。的。誰。知。偏。是。假。的。純。倒。便。道。既。是。來。找。師。爺。們。的。我。們。便。解。你。去。見。這。師。爺。若。然。師。爺。不。認。你。時。你。那。時。可。還。是。沒。有。命。讀。者。至。此。又。爲。大。空。捏。兩。手。汗。說。罷。便。簇。擁。着。來。見。那。幕。友。那。幕。友。見。了。認。得。這。人。正。是。洪。大。全。正。欲。開。言。時。嚇。大。全。卻。搶。着。先。說。道。小。的。王。五。因。爲。在。衡。州。委。實。度。日。維。艱。所。以。特。地。來。投。奔。老。親。長。萬。望。老。親。長。收。留。則。個。說。時。又。向。那。幕。友。遞。了。一。個。眼。色。那。幕。友。會。意。便。喝。道。你。文。不。能。拆。字。武。不。能。賣。拳。到。這。軍。營。之。中。來。做。什。麼。可。是。既。已。來。了。就。在。後。營。休。息。幾。時。停。幾。天。再。打。發。你。回。衡。州。去。罷。幕。友。也。做。作。得。像。那。小。校。見。幕。友。承。認。他。是。親。戚。料。想。並。無。妨。礙。偏。又。料。想。並。無。妨。礙。妙。便。忙。着。替。大。全。去。了。縛。遼。巡。自。去。那。幕。友。見。左。右。無。人。才。引。大。全。到。了。後。帳。道。你。好。

大胆如何會偷出了城到我們營中來莫不是你想去邪歸正來歸順大軍不成也好待我稟明了向軍門賞你一個千總或是把總隨營効力等到有了功績再行升賞便了

以天德王之尊而來清營中爲一千總或把總豈非絕世奇談

那洪大全且不答

話但解開衣服取出一隻荷包來向桌子上只一倒卻見滾出來的盡是些精圓珍珠有黃豆般大共計百十來顆在桌子上亂滾精光四射看得那幕友呆了洪大便全道這一點點是小弟奉贈與仁兄的那幕友見了這種珍珠眼光不免隨着他團團亂轉

形容得妙

喉嚨裏卻又荷荷道小弟無

功怎好受祿

要你說出這句話來珍珠之力量不小○喉嚨裏荷荷如聞其聲挖苦得惡毒極矣

洪大全道這些須微物請

仁兄收了我們還有話講這時那幕友見了珍珠早已愛得赤緊心裏是千要萬要的了聽了這話自然順水推舟道如此小弟却之不恭祇得受

了當下用手攆掇着一齊裝入自己的荷包裏。洪大全見他受了珍珠才放大了胆，把自己的計畫一一說了。這一番說話直說得那幕友面如土色，欲待不答應時，可實在捨不得這珍珠，當下心口商量了好久，才道也罷。少停等我到軍門那裏去碰碰機會，看不過不一定有把握，就是了。洪大全作揖謝過，便躲在後帳等候消息。這一天那幕友果然覷着向榮公事清閒了，便蹵了過來，道：「軍門你瞧我們還有幾天，便可以把這永安攻下了呢。」開開引入非幕友之善辭，令乃作者之善描寫而已。向榮繆着眉道：「這就難說了。我們自從去年十一月上旬合了圍，此刻已是二月初了，永安可還沒有攻破。老夫子你可有甚麼法子，沒有了那幕友假意沈吟了一會，道：「有卻有一個計較在此，只是冒味得很，不便說向榮聽說有了計較，不覺大悅，忙把椅子拉向

前。了。一。步。道。但。說。何。妨。要。是。不。好。便。不。用。就。是。有。什。麼。冒。味。不。冒。味。那。幕。友。道。如。此。晚。生。斗。胆。便。說。了。軍。門。沒。聽。見。古。人。說。的。好。嗎。叫。做。困。獸。猶。鬥。窮。寇。莫。追。眼。前。我。們。把。永。安。圍。得。鐵。桶。相。似。那。賊。兵。沒。有。逃。生。之。路。勢。必。負。隅。頑。抗。可。是。若。待。攻。下。永。安。定。然。要。把。一。城。的。生。靈。盡。行。塗。炭。了。才。罷。這。賊。兵。不。足。惜。可。是。坐。視。好。好。的。百。姓。不。死。於。餓。便。死。於。兵。未。免。上。干。天。和。軍。門。雖。說。手。執。兵。符。也。該。積。些。陰。德。才。是。依。晚。生。的。愚。見。古。時。的。兵。法。本。來。說。圍。城。當。缺。一。隅。軍。門。何。不。也。試。一。下。包。管。不。出。三。天。那。賊。兵。定。會。棄。城。而。走。較。之。曠。日。持。久。要。高。明。得。多。了。況。且。賊。兵。即。使。一。時。不。逃。那。些。良。民。也。可。趁。着。軍。門。網。開。一。面。的。時。候。逃。出。重。圍。豈。非。救。了。一。城。無。數。生。靈。

此幕友之言未常不冠冕堂皇然後知好說冠冕堂皇之話者其居心未必皆良善也

向榮拊掌道此計大妙明日圍城待

我傳下令去。缺着一隅便了。那幕友見大功告成，便告辭回帳。把這話悄悄地告訴了洪大全。洪大全不勝之喜，便又取出許多金葉子來，送與那幕友。那幕友收了道：「你在這裏很不方便，還是趕緊回城去罷。將來大家如果有一天富貴了，彼此都不要忘記。」就是可嘆。洪大全依言便一溜烟溜向城下而來，叫守城軍士開城。守城軍士認清城下是洪大全的聲音，便放下一條繩索來，把大洪縋上了城。清兵瞧見了，猛可裏射過箭來。那知都沒有射中。洪大全便平平安安回到了城裏。若無此箭圍城之清兵，不其成爲呆鳥乎？補此一筆，具見細慢表太平軍全軍準備殺出永安。且說烏蘭泰那時正擔任南路，把永安圍住。指望城中食盡，可以不戰而克。這天忽然有人來報道：向軍門那裏不知是何用意，合兵在一處專攻西門，卻把北門丟下。此刻城中百姓

都開了北門。汲水樵柴。絡繹不絕。向軍也不加攔阻。請示定奪。烏蘭泰聞報。大驚忙教人去請江忠源來。道向榮這人剛愎自用。他如今捨了北門。不打定有人使了什麼詭計。不過向榮多分是偏聽讒言。至於和賊人勾通。這倒怕還沒有那件事。我和他不相統屬。去勸他。他定然不肯聽的。只得有煩你去走一遭。倘若勸得他回心轉意。把賊人一鼓成擒。這便是衆人之福。江忠源領命。便匹馬單身馳往向營而去。少頃便來回報。道那向榮墨守兵法。說是圍城當缺一隅。不出三日永安。定可攻下。晚生再四勸他。只是不允。烏蘭泰憤憤道。這樣說來。賊人定然打從北門衝殺出去的。我既勸向榮無效。只得親自領兵專揀那北路要隘地方去埋伏。着殺賊人一個措手不及。也可以爲桑榆之收。江忠源點頭說。此計大妙。又稟

道。晚。生。從。湖。南。來。實。指。望。一。同。滅。賊。誰。想。在。此。地。頓。兵。數。月。只。落。得。一。個。統。帥。不。和。與。晚。生。初。來。的。期。望。大。爲。相。左。晚。生。此。刻。想。帶。領。五。百。湘。勇。依。舊。回。湖。南。去。就。此。告。辭。烏。蘭。泰。見。江。忠。源。求。去。再。四。挽。留。無。奈。江。忠。源。堅。執。要。去。挽。留。不。住。只。得。罷。了。那。江。忠。源。便。回。到。帳。中。收。拾。收。拾。帶。領。部。下。飄。然。而。去。後。來。在。蓑。衣。渡。邀。擊。馮。雲。山。時。這。江。忠。源。自。會。出。現。一。言。表。過。卻。說。隔。了。兩。天。果。然。永。安。城。裏。的。太。平。軍。把。北。門。大。開。奮。勇。衝。殺。出。來。這。時。向。榮。早。已。合。兵。專。打。西。門。所。以。北。門。之。外。無。人。攔。阻。太。平。軍。竟。得。全。師。而。退。從。北。路。殺。奔。陽。朔。縣。而。去。正。走。之。間。不。料。一。聲。炮。響。山。崗。後。面。忽。地。轉。出。一。彪。軍。馬。來。攔。住。去。路。爲。頭。的。正。是。烏。蘭。泰。太。平。軍。出。其。不。意。被。烏。蘭。泰。損。傷。大。半。蕭。朝。貴。秦。日。綱。極。力。保。護。着。天。王。和。楊。秀。清。石。達。開。等。奮。

勇。上。前。才。得。衝。開。一。條。血。路。帶。領。殘。兵。一。直。往。北。去。了。這。裏。烏。蘭。泰。便。檢。點。軍。士。只。見。伏。路。小。校。推。上。一。人。此。人。身。穿。絳。衣。胸。懸。鐵。索。坐。在。竹。兜。裏。面。像。是。個。囚。犯。模。樣。卻。用。四。個。人。抬。着。他。在。僻。靜。小。路。上。走。便。被。伏。路。小。校。疑。惑。他。是。太。平。軍。羽。黨。所。以。把。他。拿。住。解。到。烏。蘭。泰。跟。前。烏。蘭。泰。便。喝。問。道。你。是。何。人。如。何。打。扮。得。這。般。模。樣。只。見。那。人。訴。說。道。小。人。是。湖。南。人。氏。只。因。在。永。安。城。裏。經。商。被。洪。秀。全。拿。住。此。刻。他。們。便。派。了。人。把。小。人。解。到。陽。朔。去。既。被。大。人。手。下。拿。住。伏。乞。放。了。小。人。俾。得。重。見。天。日。烏。蘭。泰。心。想。原。來。此。人。是。賊。人。手。裏。的。囚。犯。不。如。把。他。放。了。正。待。開。言。發。放。時。忽。然。一。個。轉。念。一轉念間而此人之性命休矣此。人。雖。是。裝。成。囚。犯。模。樣。可。是。破。綻。甚。多。我。瞧。此。人。眉。清。目。秀。不。像。是。個。商。人。况。且。言。語。之。間。又。全。無。懼。怯。莫。不。是。太。平。軍。

中的。重。要。人。物。故。意。裝。做。這。個。樣。子。的。我。倒。不。可。大。意。了。上。他。們。的。當。主。意。想。定。便。吩。咐。把。這。囚。犯。模。樣。的。人。暫。時。押。過。一。旁。自。己。卻。留。心。審。問。那。幾。個。抬。竹。兜。的。人。那。幾。個。人。起。先。還。不。肯。實。說。只。一。口。咬。定。說。這。人。是。囚。犯。禁。不。起。烏。蘭。泰。喝。教。每。人。打。了。幾。十。下。軍。棍。才。哭。着。供。道。這。人。不。是。囚。犯。是。太。平。天。國。天。德。王。爺。洪。大。全。的。便。是。只。因。王。爺。怕。隨。着。大。軍。不。易。脫。身。所。以。故。意。裝。做。這。個。模。樣。教。小。的。們。抬。着。抄。小。路。逃。往。陽。朔。再。和。大。軍。會。合。在。一。處。不。想。在。路。上。卻。被。大。人。手。下。拿。住。小。的。們。都。是。永。安。城。中。的。良。民。也。不。是。甘。心。抬。這。竹。兜。的。只。求。大。人。放。了。小。的。們。公。侯。萬。代。烏。蘭。泰。從。來。沒。聽。說。太。平。軍。中。有。個。天。德。王。洪。大。全。的。所。以。竟。疑。心。這。洪。大。全。便。是。洪。秀。全。當。下。卻。也。不。敢。怠。慢。忙。叫。一。位。幕。友。和。他。商。量。叫。他。把。這。人。解。

到北京去。這位幕友姓丁名喚守存，是個工部主事，奉了烏蘭泰之命，便真的把洪大全解到賽尙阿營中審問。一過轉解北京去，訖這些情節，下回書中再行詳細交代。且說烏蘭泰審問過了洪大全，便揮兵前進，追趕太平軍。天王見後面追兵緊追不捨，又知洪大全被清兵拿捉去了，不覺憂形於色。賴漢英奏道：「陛下不必憂慮，待微臣施展些須小法術，下一場大雨，我們便好乘雨反攻。那時定可轉敗爲勝，或者救得天德王也。未可知。」天王聽了，方才有了笑容。楊秀清便派人在軍中散放謠言，道：「我們這一次殺得大敗，如若再不肯奮勇回身去反攻，那清妖必然要上天，怒了。現在上帝已准天王之奏，於今晚降下一場大雨來。那時節大家便該拚命反攻，切不可失了機會。大家聽了將信將疑。及至晚上一鈎新月早

已從樹梢上面慢慢地升到了半空裏一縷縷的白雲也是微微地在那裏推動那些軍士便搖搖頭道這樣的好天如何會下雨正說之間不料楊秀清傳下令來道你們趕緊準備把箬笠帶在頭上脚下快些也穿上了草鞋眼前就要下雨我們趁這機會反攻要緊衆人暗暗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道吓東王又在那裏見鬼了這樣的好天良夜怎生會下得出雨來呢那知話聲未絕忽地捲起一陣怪風飛沙走石霎時間便捲得一鈎新月頓時無影無踪天空裏也就推起一朵黑雲來衆多軍士愕然了半响又歡呼道這是天助天王我們快些準備反攻罷原來太平軍因爲久困圍城接着又被烏蘭泰的伏兵截殺了一陣所以早把銳氣喪失了大半如今便被這一陣怪風刮得勇氣百倍起來楊秀清依舊派蕭朝貴

帶領全軍殺回頭去。清兵這時乘勝追趕，好不興頭。卻不道夜裏會突然下起雨來。太平軍又趁着這雨勢，喊殺連天。清兵那裏抵敵得住，自然無心戀戰。只在雨裏東奔西竄。這一場惡戰，清兵便被殺得七零八落。太平軍從此軍威大振。將校兵丁無不抖擻精神，願意替天王出力。那蕭朝貴好似發瘋了的一般，掄起一柄大刀，逢人便殺。烏蘭泰手下大將長壽、長瑞都喪了性命。蕭朝貴雖說是個傻子，可是粗中有細。他一面殺一面卻在那裏找尋洪大全。及至殺得清兵血流成渠，屍橫遍野，依然不見洪大全的踪迹。便知道大事不妙，只急得仰天大哭道：「天德王從此休矣。」令人聞之當下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又橫刀殺入向榮陣中。一眼便瞥見董光甲、鄒鶴齡二人。蕭朝貴一刀一個都斬於馬下。

向榮知道抵當不住忙教退兵這裏天王怕蕭朝貴有失便也鳴金收軍太平軍大獲全勝馮雲山便又奏道桂林爲廣西省城我們趁這一股銳氣若是把桂林攻破廣西全省便在掌握之中那向榮烏蘭泰二妖更何足道哉所以臣弟以爲我們此刻該浩浩蕩蕩殺奔桂林那向烏二妖把全省精兵都帶領在外省城防務定然空虛桂林唾手可得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天王聞奏便傳旨教全軍都向桂林進發在路無話這一天到了一個地方名叫六塘墟距桂林城祇有六十里路天王便教紮下寨柵派細作去城中探聽虛實須臾便來報說那向榮知道我們來攻桂林所以帶領本部人馬先從小路回了省城此刻已是把城門緊閉連吊橋都拽起了原來這向榮曾隸果勇候楊遇春部下那楊遇春在川湘桂三省征

苗。屢。立。戰。功。向。榮。也。老。於。行。伍。所。以。料。到。太。平。軍。定。然。用。迅。雷。不。及。掩。耳。
的。手。段。冷。不。防。的。來。攻。打。桂。林。省。城。如。果。失。守。勢。必。牽。及。全。局。所。以。也。就。
傳。下。令。去。教。兵。士。們。馬。摘。鈴。兵。銜。枚。的。從。小。路。疾。忙。趕。回。省。城。來。果。然。是。
進。城。不。到。一。個。時。辰。太。平。軍。已。在。六。塘。墟。下。寨。了。兩。下。所。爭。都。不。過。是。頃。
刻。之。間。真。所。謂。棋。逢。敵。手。當。下。天。王。知。桂。林。城。中。已。有。防。備。忙。也。召。集。羣。
臣。共。商。進。止。楊。秀。清。道。我。們。此。刻。有。進。無。退。不。管。有。備。無。備。只。得。奮。勇。上。
前。攻。城。要。緊。如。若。一。時。間。不。能。攻。下。且。到。那。時。再。定。辦。法。石。達。開。馮。雲。山。
等。都。說。這。話。不。錯。正。在。商。議。之。間。不。料。又。有。探。馬。來。報。說。烏。蘭。泰。率。領。敗。
殘。兵。卒。從。後。面。追。將。上。來。離。此。不。遠。楊。秀。清。聽。了。勃。然。變。色。道。那。烏。妖。真。
不。怕。死。在。我。們。手。裏。敗。過。好。幾。仗。了。要。是。換。了。旁。人。早。已。聞。風。胆。落。這。回。

在大雨之中。吃了一。次。敗。仗。我們。滿意。以爲。他。總。不。敢。再。追。的。了。准。知。他。竟。收。拾。殘。兵。還。是。在。我們。背。後。緊。追。不。捨。旁。的。都。不。打。緊。我們。現。在。正。欲。攻。打。桂。林。向。榮。在。城。裏。他。在。城。外。要。是。內。外。夾。攻。起。來。我們。便。須。腹。背。受。敵。這。便。如。何。是。好。馮。雲。山。也。道。這。向。妖。倒。是。個。討。厭。傢。伙。爲。今。之。計。我們。不。如。先。回。軍。去。把。烏。妖。殺。敗。了。然。後。再。來。用。全。力。對。付。向。榮。蕭。朝。貴。聽。了。拍。手。道。照。呀。你。們。只。要。把。烏。妖。交。給。我。我。老。蕭。便。有。本。領。砍。下。他。的。腦。袋。來。獻。與。陛。下。替。天。德。王。報。仇。那。董。光。甲。鄒。鶴。齡。便。是。一。個。榜。樣。料。想。烏。妖。的。脖子。不。見。得。會。結。實。似。他。們。二。人。咧。天。王。知。道。蕭。朝。貴。又。發。了。傻。性。忙。把。他。喝。住。石。達。開。便。奏。道。臣。有。一。計。準。定。可。以。把。烏。妖。殺。了。天。王。聞。言。大。喜。道。什。麼。妙。計。快。說。快。說。石。達。開。便。微微。含。笑。說。出。他。的。一。番。話。來。有。分。

教烏蘭泰腦漿迸裂死於非命欲知烏蘭泰怎樣死法且閱下文

評曰太平天國未下金陵之先凡喪股肱之臣三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天德王洪大全三人是也三人者俱一時人傑出師未捷身先死固知其不暝目也此後太平軍雖順流而下底定江浙然楊秀清陰險韋昌輝闕冗所可與謀大事者祇一石達開烏乎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三人之死顧不與太平天國國運有關哉

寫蕭朝貴處處不忘天德王其回軍以敗烏蘭泰也索天德王不得仰天大哭曰天德王從此休矣七字幾於一字一淚血性男子我心儀其人

第四十四回

移花接木驛路設疑兵 調虎離山輕舟出暗水

話說天王見石達開有妙計可以置烏蘭泰於死地忙教他快說石達開便奏道要殺烏蘭泰不是刀槍劍戟所可濟事我們軍中也有小鋼炮不如裝上開花子彈如此這般便可一炮把烏蘭泰打死天王大喜傳下旨意教在偏僻將校裏選出一個人來把計策密授與他了那裨將領命隨帶一千人馬迎上了烏蘭泰兩軍擺起陣勢那裨將便出馬大叫道誰是烏蘭泰烏蘭泰答應了一聲那裨將便戟指大罵道我把你這不要臉的烏妖你在我們太平天國手裏打敗仗不知打了多少次虧你還會老着這張臉皮前來追趕你們滿州人牛平沒有旁的本領就這老臉皮便是你們滿州狗子的絕技烏蘭泰聞言不禁怒髮衝冠忙問手下何人願意

出馬和我拿了此人，只聽見太平軍的裨將又哈哈大笑道：「我早知道你這滿州狗是一毫沒有本領的，動不動就教手下的人來出馬，有本領的

便親自出陣來和老子戰三百合。」烏蘭泰此時再也忍耐不住了。石達開錦囊妙計全

在此一激中當下更不答話，果然拍一拍馬來取裨將。這裨將便上前迎住，兩

下戰不到三十回合，烏蘭泰見裨將槍法已亂，冷笑一聲，便想手裏緊了

一緊結果。這裨將的性命，那知這裨將再也乖覺不過，只見他跳出圈子

落荒便走。道：「老子可不來奉陪你了。」烏蘭泰這時一來，怒氣填膺，二來瞧

這裨將毫無本領，所以不肯放他走了。當下加上一鞭大喝一聲道：「待那

裏走便拚命價追趕上來。兩匹馬八個蹄子，宛如追風逐電般跑了。有三

四里路前面便是一帶樹林，那裨將向樹林裏一鑽，眨一眨眼便已不知

去。向。烏。蘭。泰。怕。中。了。計。忙。勒。轉。馬。頭。想。退。回。去。時。那。裏。來。得。及。只。聽。得。天。崩。地。塌。般。的。一。聲。一。個。開。花。彈。便。從。樹。林。裏。飛。將。出。來。離。烏。蘭。泰。馬。頭。一。尺。遠。近。便。爆。了。開。來。烏。蘭。泰。避。讓。不。及。腦。袋。裏。便。嵌。了。不。少。的。鐵。片。痛。得。從。馬。上。倒。撞。下。來。樹。林。中。也。飛。也。似。的。出。來。了。許。多。太。平。軍。軍。士。見。烏。蘭。泰。在。那。裏。掙。扎。便。一。擁。上。前。舉。起。刀。來。亂。剝。一。剝。那。間。烏。蘭。泰。差。不。多。便。踉。蹌。做。了。肉。泥。這。裏。楊。秀。清。見。殺。了。烏。蘭。泰。便。指。揮。大。隊。人。馬。一。齊。回。身。廝。殺。烏。蘭。泰。部。下。的。軍。士。見。主。將。已。死。便。都。願。降。楊。秀。清。見。除。了。後。顧。之。憂。便。重。又。回。身。揮。兵。直。逼。桂。林。下。寨。那。向。榮。出。城。迎。戰。了。多。少。次。都。不。能。取。勝。只。得。緊。縮。在。城。中。把。城。門。關。得。實。騰。騰。地。再。也。不。敢。出。頭。天。王。便。傳。令。教。軍。士。們。併。力。攻。城。日。夜。不。息。話。分。兩。頭。且。說。天。德。王。洪。大。全。被。烏。蘭。泰。

拿獲派了隨營的主事丁守存押解到賽尙阿營中。賽尙阿便吩咐升帳左右把洪大全推將上來。喝了一聲跪下。那洪大全卻只連聲冷笑。直僵僵地站着那裏不肯跪。賽尙阿不禁心頭火起。便拍着桌子道：「你這反賊見了本欽使如何不跪？」洪大全瞅着賽尙阿大笑道：「你這種臭架子拉給誰看？論起位分來我是太平天國的王爵。憑你也做到大學士。可是你見了你們清朝的王爺那有不跪之理。所以論理你便該先向着本藩下跪。如今你坐着我立着已算是便宜你的了。」

洪大全仍不脫滑稽突之態度

賽尙阿也搖頭冷笑道：「你錯了。你的王號是潛竊得來的。不比我的欽差大臣是受自君命。怎麼兩者可以相提並論呢？」洪大全道：「你這話真是胡說。你們異族把我們中國竊據了。三百年還要老着臉自居正統。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如今你又開口。欽。差。閉。口。欽。差。的。倒。說。我。們。天。朝。是。潛。竊。你。以。爲。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殊。不。知。我。們。天。王。若。是。一。朝。打。破。了。北。京。你。們。咸。豐。小。子。不。也。是。一。般。的。鐵。索。鐮。鐮。做。我。們。天。朝。的。階。下。囚。嗎。況。且。你。們。滿。洲。在。我。中。國。人。眼。光。中。看。來。便。是。蠻。夷。戎。狄。那。有。你。們。夷。狄。來。做。主。人。我。們。炎。黃。華。胄。卻。屈。居。於。僕。役。地。位。的。道。理。我。勸。你。若。是。見。機。的。便。快。快。溜。回。北。京。去。和。咸。豐。那。小。子。率。領。了。你。們。一。班。醜。類。回。你。滿。洲。的。老。家。把。漢。族。的。山。河。依。然。還。了。我。們。漢。族。那。時。你。們。在。滿。洲。也。可。以。稱。孤。道。寡。還。不。失。爲。富。貴。你。們。要。是。執。迷。不。悟。卽。使。我。們。太。平。天。國。不。能。統。一。中。原。久。後。自。會。有。旁。的。漢。人。出。來。驅。除。異。族。那。時。節。怨。毒。愈。深。怕。你。們。清。朝。歷。代。帝。王。塚。中。的。枯。骨。還。不。能。報。全。咧。

信手拈來都成詭譎最近東陵一案似爲此文作註脚真是絕世奇文

賽尙阿見洪大全一張

嘴十分利害。自己和他辯論那裏說得過他。便老羞成怒。圓睜雙目。向左說道。若不把些利害給這厮瞧。這厮如何肯跪。左右取大刑伺候。洪大全聽了。全無懼怯。仰着脖子。把眼珠子望着天。笑道。豈有頂天立地的奇男子。洪大全懼怕這一點區區刑具的道理。既被你們擒來。要殺要剮。便悉從尊。便常言道。士可殺不可辱。要我下跪萬萬不能。寫洪大全斬釘截鐵是好男子賽尙阿明知道這是要犯不能買賣。然用刑的適才一番說話。原是威嚇。洪大全的意思。可是耳朵裏聽說甚麼。洪大全不洪大全。他和烏蘭泰一般。只知道太平軍中有個洪秀全。不知道卻另外有個洪大全。虧得賽尙阿轉機得快。便另外換了一副和顏悅色。道。我也知道你是個好男子。不過我做此官。行此禮。既是拿了。你來便該照例訊問。你一番你不跪。原也使

得。我。且。問。你。你。們。太。平。天。國。有。一。個。洪。秀。全。不。知。是。你。不。是。洪。大。全。搖。頭。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湖。南。衡。州。人。我。們。天。王。陛。下。是。廣。東。花。縣。人。到。了。你。們。的。耳。朵。裏。卻。兩。個。人。變。成。一。個。人。起。來。豈。非。笑。話。這。賽。尙。阿。的。本。意。只。希。望。拿。到。的。便。是。洪。秀。全。那。麼。拜。本。上。去。的。時。候。便。可。以。鋪。張。揚。厲。誰。知。這。個。洪。大。全。卻。不。是。洪。秀。全。自。己。一。肚。皮。升。官。發。財。的。希。望。便。拋。向。爪。哇。國。裏。不。禁。嗒。然。若。喪。當。下。便。吩。咐。丁。守。存。道。我。們。第。一。個。捉。到。的。賊。人。頭。目。自。然。該。解。到。京。城。裏。去。聽。候。皇。上。的。發。落。可。是。路。上。須。要。小。心。切。莫。出。了。別。的。岔。枝。兒。那。時。節。千。斤。重。擔。便。都。在。你。的。身。上。丁。守。存。唯。唯。答。應。原。來。這。丁。守。存。足。智。多。謀。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他。奉。了。賽。尙。阿。的。命。令。便。點。起。五。百。名。兵。丁。用。一。輛。囚。車。把。洪。大。全。打。入。在。裏。面。前。呼。

後。擁。直。往。全。州。進。發。他。還。怕。路。上。有。失。所。以。吩。咐。兵。丁。晝。夜。兼。程。七。天。功。夫。便。到。了。全。州。從。這。全。州。到。湖。南。長。沙。該。走。過。衡。州。的。不。過。須。走。水。路。洪。大。全。知。道。衡。州。是。自。己。生。長。的。家。鄉。那。裏。有。不。少。的。綠。林。好。漢。和。自。己。極。端。投。契。要。是。知。道。自。己。被。清。兵。擒。了。他。們。定。然。要。會。齊。了。前。來。劫。奪。囚。車。搭。救。自。己。的。所。以。聽。說。打。從。全。州。走。他。便。心。頭。暗。喜。指。望。快。快。到。了。衡。州。便。可。以。脫。了。羈。絆。果。然。洪。大。全。的。思。想。不。錯。又反振一句愈顯丁守存之多謀足智那。湖。南。地。方。有。一。個。秘。密。會。黨。叫。做。天。地。會。在。衡。州。立。下。一。個。堂。叫。做。徵。義。堂。爲。頭。的。一。位。英。雄。姓。周。名。喚。周。愚。手。下。也。有。幾。千。名。弟。兄。聲。勢。十。分。浩。大。這。周。國。愚。和。洪。大。全。原。是。八。拜。之。交。洪。大。全。在。金。田。村。的。時。候。原。也。曾。寫。信。給。周。國。愚。約。他。等。待。太。平。軍。進。兵。湖。南。的。時。候。便。揭。竿。作。亂。準。備。做。內。應。周。國。

愚復函應允他們徵義堂裏也有弟兄們在廣西做小買賣的周國愚便託他沿途打聽太平天國勝負如何一連幾天沒有得着消息正在十分納悶時這一天那個去廣西打聽的人卻回來了見過周國愚便稟道周大哥大事不好周國愚一聽這話只是急得雙眼亂瞪那人便又稟道小弟打聽得太平天國在金田村起義之後一路上攻無不勝戰無不克去年閏八月裏便攻破了永安城誰知滿洲皇帝派了賽尙阿做欽差大臣統領烏蘭泰向着兩路大兵把永安團團圍住直圍困了有半年之久到了今年二月裏永安城中因爲食糧已盡委實支持不住所以從北門衝殺出來誰料出得北門那天德王洪大全殿下便被清兵生擒活捉去了

借此人口中又將上文事實綜述一遍使讀者可以愈益明瞭

周國愚聽了這話忙搖手道住了住了這個天

德王。是。不。是。我。的。把。兄。弟。洪。大。全。那。人。點。頭。道。怎。麼。不。是。周。國。愚。搓。手。咂。舌。的。說。這。便。如。何。是。好。那。人。又。稟。道。周。大。哥。且。慢。愁。煩。小。弟。又。打。聽。得。清。兵。捉。了。天。德。王。派。一。個。叫。做。丁。守。存。的。押。解。到。了。全。州。再。走。水。路。在。衡。州。登。陸。解。往。長。沙。去。周。大。哥。何。不。召。集。了。會。中。的。弟。兄。們。等。他。路。過。的。時。候。下。手。殺。了。丁。守。存。救。下。天。德。王。來。呢。周。國。愚。聽。了。這。話。暗。暗。點。頭。便。招。呼。會。中。的。一。千。多。名。弟。兄。分。做。幾。起。沿。路。埋。伏。單。等。丁。守。存。來。到。便。可。相。機。動。手。隔。不。了。幾。天。果。然。聽。見。路。上。紛。紛。傳。說。說。欽。差。大。臣。賽。尙。阿。拿。下。了。洪。大。全。不。日。便。須。解。送。進。京。從。全。州。走。水。路。打。從。衡。州。經。過。業。已。傳。牌。驛。站。教。沿。途。加。意。獲。送。了。周。國。愚。得。了。這。個。消。息。便。磨。拳。擦。掌。準。備。攔。劫。誰。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直。等。了。有。一。月。之。久。還。是。杳。無。消。息。忽。然。有。

一天霹靂一聲一個會中的弟兄從長沙來說天德王業已解到了長沙周國愚聽了魂不附體忙傳齊了會中的弟兄們問他們如何竟大意放那丁守存過去了會中的弟兄們忙分辯道我們自從奉了周大哥之命不分晝夜在路把守委實不曾見那丁守存的蹤迹除非他插翅飛了過去否則斷不能逃過我們耳目的周國愚經他們一說不禁用手掌拍着自己的腦袋道我可被你們鬧糊塗了呢列位看官你道洪大全如何會突然間在長沙出現起來呢這便是丁守存的詭計了原來丁守存押解洪大全到了全州便雇了十號快船大家舍陸就舟在洪大全面前便說此去是向衡州進發一面却又把洪大全坐的一條船上所有窗戶都塞得文風不透大全在船上兩岸的風景自然一毫也瞧不見丁守存又吩咐

咐船戶用力搖櫓打從小港裏抄最近的路沒命的搖往長沙而去另外却故意虛張聲勢派人知照衡州附近各處驛站教他們準備着人一同護送以亂徵義堂耳目丁守存這一條計策不但把徵義堂的人完全瞞過累得他們好似痴漢等老婆般在那裏呆等並且連洪大全本人也被他們瞞在鼓裏一般只是坐在船艙裏希望早些到了衡州便到了自己家鄉那裏有個把兄弟周國愚在着可以救得自己生命所以一路和押解自己的兵士間談總是問他們說這船什麼時候可以到衡州那些兵士也含糊答應道總在這兩三天之內可以到衡州了洪大全一天一天的巴望着過了。一天便覺得希望近了一天。不謂所望悉成夢幻泡影也哀哉好容易這一天那船却停住了。押解他的兵丁便來和洪大全說已到了衡州洪

大。全。心。頭。暗。喜。便。出。來。到。船。頭。上。那。知。一。隻。脚。才。跨。上。岸。便。愕。然。和。那。些。兵。丁。說。道。這。裏。不。是。衡。州。呀。那。兵。丁。鼻。子。裏。噙。了。一。聲。道。照。呀。這。裏。便。是。長。沙。省。城。呢。洪。大。全。一。聽。這。話。頓。時。渾。身。好。似。浸。在。冷。水。裏。的。一。般。跌。足。嘆。道。不。料。上。了。你。們。這。樣。一。個。大。當。不。過。這。計。策。太。惡。毒。了。些。定。然。是。丁。守。存。想。出。來。的。別。人。怕。還。沒。有。這。個。計。較。咧。丁。守。存。在。旁。聽。了。便。向。前。拱。了。一。拱。手。道。不。錯。這。的。確。是。下。官。的。愚。見。不。過。我。們。各。爲。其。主。不。得。不。下。這。辣。手。你。洪。大。全。也。是。個。磊。落。男。子。死。有。重。似。泰。山。和。輕。如。鴻。毛。的。這。其。問。還。望。你。斟酌。罷。洪。大。全。慨。然。道。好。我。洪。某。便。拚。着。這。一。條。性。命。結。識。了。你。丁。守。存。罷。洪大全至死不作乞憐語可敬可佩說。完。話。一。衆。兵。丁。便。簇。擁。着。洪。大。全。往。巡。撫。衙。門。而。去。列。位。試。想。洪。大。全。這。時。已。是。被。丁。守。存。用。計。解。到。了。長。沙。自。然。

周國愚在衡州似石沈大海一般不見洪大全押解過境的了。這時周國愚得知洪大全被丁守存用偷天換日的手段把他哄騙到了長沙。不禁咬牙切齒道：我憑着區區這一點勢力也可以和洪大哥報仇當下便招集亡命預備響應太平軍湖南的全黨本來就聲勢浩大的徵義堂一般。更是交通胥吏勾結練勇公然開堂散票。有一天周國愚動身到瀏陽來開香堂。一時間來插血與盟的就有一千多人。周國愚是個老大哥便供起祖師的神主來率領新入堂的弟兄們三跪九叩行禮已畢便大排筵席歡呼暢飲。那猜拳行令之聲簡直就連街道上都聽得到的了。其公開這時却有一個不識時務的人叫做王應麟的。這人是個讀書人做了幾十年的老秀才便補到了一名廩生。爲人最是迂腐。不過他自己雖是只

戴了一頂秀才巾。可自命是個清朝的忠臣。他也不省得清朝的皇帝是個韃靼種。他只知道自己這一名秀才是清朝皇帝恩賜給他的。所以他願意做大清帝國至忠不二之臣。此之謂生有奴性他一晌倒還沒有遇着機會。不能把他的一片耿耿忠心表示到外面來。這一天徵義堂在瀏陽城裏開香堂。便是他盡忠的機會到了。亦可謂之送命的機會到了也他一見這徵義堂竟是勢無忌憚。大鑼大鼓的招集黨羽。飲酒拜盟。直氣得他把鬚子一根根蹠了。起來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我如若不出來仗義執言。眼見得這徵義堂立刻就要謀反了。說完這話。便從灰堆裏檢出一頂紅纓大帽來。向額角上只一合可笑。他這一頂大帽子自從十四歲上做童生的時候戴起。直到此刻就沒有買過第二頂。計算起年數來。足足就有三十多年。那紅

第四十四回 移花接木驛路設疑兵 調虎離山輕舟出暗水 七一

纓經過風吹日晒早已變成黃不黃白不白的了。他可還是不捨得把他丟掉。遇到新年裏或是平時有事去拜會瀏陽縣時還是一般的取將出來頂在頭上。當他是扇廩生的招牌用咧。這一天又取了出來也不暇對着鏡子細細照看。三脚兩步便跑向瀏陽縣衙門而來。門役通報上去。知縣教請門役便直引他到花廳上坐地。這時王應蘋一見了知縣也懶得叙那寒暄。客套一啓口便把外面會黨如何猖獗。公祖若不把那爲首的周國愚拿來正法。只怕那些會黨就要立刻起兵響應。洪秀全了。那知縣却只側着耳朵聽他說話。併不插口進去。直待王應蘋說完了話才慢條斯理的答道。老兄請先回去。兄弟斟酌着辦。就是說罷。便端茶送客。王應蘋只得蹣蹣跟跟地出了縣衙。誰知那知縣身旁的差役家人都是徵義。

裏的弟兄當下見王應蘋走了，便向知縣下了半跪道：「稟老爺，這王應蘋是個有名的王瘋子，他說的話都是一派胡言。老爺切不可聽信。他這徵義堂辦的是團練，無非是老百姓們想自己保護自己，他們的主意也一般的。是替地方除暴安良，況且這徵義堂裏的弟兄單就瀏陽城裏而論，就不下二三千人。老爺若是認真要把他們辦將起來，說不定會激成民變。那時節不但老爺這頂紗帽有些戴不穩，連性命都怕還有些窒礙。咧，小人既是知道了，却不敢不說。那知縣聽了，嚇得面如土色，忙道：「誰聽那王瘋子的話，只當他放屁也就完了。那差役家人，方才放了心，一面卻又悄悄地向周國愚送信。」

周國愚有如此勢力，其人亦自不凡。

那周國愚聽了，怒不可遏，便提着一柄朴刀，要來殺王應蘋。欲知王應蘋性命如何，且闕下文。

第四十四回 移花接木驛路設疑兵 調虎離山輕舟出暗水 七四

評曰烏蘭泰屢次敗績而猶緊追不捨其喪命宜也顧太平軍殺之道不用刀槍而用礮彈厥後馮雲山蕭朝貴亦俱中礮而殪蓋自火器發明而刀槍乃失其效用太平軍時代特小試其端而已

戰爭之時統兵者處處不能掉以輕心如押解洪大全一事若在他。人則難保其不取道衡州也而一屬之丁守存則設疑兵也出小港也。大全始倖免於被刦是豈天意要亦人爲然而太平天國人才則又弱一個矣烏乎

寫洪大全處始終慷慨激昂作者胸中牢騷當發洩不少

周國愚圖刦洪大全一節求之於友道凌夷之今日詎可復得寫其在瀏陽縣聲氣之廣亦復如火如荼煞是好看

第四十五回

賦詩飲酒慷慨津門 血影刀光淒涼燕市

話說周國愚聽那些差役家人來報告了這話不禁大怒道王應蘋呀王應蘋其如聞聲我和你河水不犯井水你做你的廩生我開我的香堂我也不來礙你你也不用來害我你爲甚麼偏要強出頭和我們徵義堂裏的人作對呢也罷事到其間也怪不得我要開殺戒了當下問明了王應蘋的住處這天晚上他便帶了一把朴刀換上夜行衣靠走向院子裏一縱身軀便上了屋脊真個是會者不難難者不會一會兒便到了王應蘋家裏這時更樓上早已打了二鼓瀏陽城裏萬籟無聲王應蘋夫妻也早上床

睡覺了。周國愚跳下屋來認準了王應蘋的臥房，便上前用舌尖把紙窗

舔破了一些。那眼睛一隻閉着，一隻開着，往裏瞧時，只見床上帳子垂

着不動。夫婦共臥一床而言及帳子輒贅以兩字曰不動殊令讀者涉遐想也一笑床前地上放着一男一女的兩雙

鞋子。桌子上，一盞油燈，祇用了一根燈草，做了燈芯，所以發出來的光，只

有綠豆般大，好像鬼火一般。周國愚打量一過，便從身上取出悶香來，點

着了火，從這紙窗的小窟窿裏探了進去。霎時間，那香氣便氤氳一室。周

國愚瞧料藥性已到，才把悶香丟在地下，用靴底把他踹熄了，又伸手去

背上拔下這一口朴刀來，不費吹灰之力，便把王應蘋的房門撥開了。大

踏步走入裏面，用刀尖挑開了帳門，瞧得真切。原來王應蘋正睡在外床。

周國愚便用刀對準了王應蘋的脖子，好似切西瓜般，只輕輕地一切，便

把王應蘋的腦袋切了下來。骨碌碌地一滾，却滾在枕頭旁邊。這時因爲王應蘋早已被悶香薰得人事不知，所以連聲喚都沒有聲喚。過了一聲，周國愚見大事已畢，便拉起帳門來抹乾淨了刀口，依舊出來跳上屋脊，回下處去。訖第二天早晨，悶香的藥力過了，王應蘋的老婆才悠悠蘇醒，用手揉了揉眼睛，想瞧瞧太陽光到了窗上那裏了，誰知睜得眼開時，太陽光倒還沒有瞧得一眼，便先瞥見了自己同床共枕睡着的，却是一具血漉漉地有頸無頭的屍身。這一嚇，嚇得三魂渺渺，六魄悠悠，便沒命的坐起身來，放大了胆子，才在屍身上面跨了過來，到了床沿上，正要坐下來伸脚去穿鞋子時，誰想那顆切下來的腦袋本來在枕頭邊，很是安靜的，此刻卻趁着床架子微微震動的時候，便就勢一滾，早從床上撲的一聲。

滾到了床下到了地板上王應麟的老婆聽見聲響便低頭瞧時正是他丈夫的腦袋面目猙獰形狀十分可怕他不瞧則已一瞧時連哎喲兩字都來不及喊一個倒栽葱也便栽到了床下他這時心裏急得慌也不要穿鞋子了就這樣光着一隻襪連爬帶跌便爬出了房門喊那街坊鄰舍來看了屋子裏的情形那街坊才教他穿上鞋子引他到縣衙裏來報案一宗差役聽了這話便都知道是周國愚所幹的他們都是徵義堂裏的弟兄誰不拊掌稱快知縣聽的地方上出了人命不免也吃了一驚便吩咐備轎馬伺候自己親是要驗屍去話還沒有說完只見貼身的小廝上前俯着他耳朵道這王應麟分明是被徵義堂裏的人所殺那徵義堂裏的人勢力何等利害老爺在這個地方做父母官第一要見機千里做

官只爲財老爺犯不着把千金貴體去和徵義堂亡命之徒相拚萬一有個三長兩短老爺的家鄉又這般遼遠教太太少爺怎生過活寫得怕人小的今天又在外面聽徵義堂裏的人說老爺若是要去驗屍便是彰明較著地要和徵義堂過不去了他們預備大鬧屍場把對付王應蘋的手段來對付老爺呢那知縣聽了毛骨悚然忙也悄悄地說道那麼依你的主意這事情該怎麼辦呢那小廝道老爺只要給他一個不理會便得了那時這知縣自己顧全性命要緊便把過才教下人們伺候去驗屍的主意打消了只吩咐王應蘋的老婆自行回去把屍身盛殮聽候緝兇究辦那王應蘋的老婆見知縣這樣說只得哭哭啼啼回去把丈夫的屍身棺殮了靜候縣裏替他緝兇誰知直等了有三個多月依舊毫無動靜忍不住便

做了。狀子來連連的催逼。那知道知縣卻給你一個不瞅不睬。連批語都
沒有一句。那王應麟的老婆卻也不是好說話的。便索性上省。到撫臺衙
門裏去呈控。那撫臺見是案關會黨殺人時值太平。天國風聲鶴唳之際。
如何可以輕易放過。便一道劄子着瀏陽縣把徵義堂立刻解散。并且還
要責成他把爲首的拿了。押解到省懲辦。知縣奉了這道劄子。便傳齊通
班衙役。宣布撫臺的劄飭。說這事情已是上控到了省裏。再捺是捺不住
的了。只得照劄行事。你們替我快把徵義堂首領拿來。那知知縣這話才
說出了口。通班衙役早就撲翻身軀。一個個跪了下來。道不瞞老爺說。我
們都是徵義堂裏的弟兄。這事情萬萬使不得。知縣見了。不禁駭然。再回
頭瞧時。卻見那個貼身的小厮也都跪了下來。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的

前後左右盡是些徵義堂的羽黨自己恰被他們包圍了起來呢便搔着頭皮道這事情便怎麼辦只見衙役們又稟道只求老爺覆一道詳文上去說這殺王應麟的並不是徵義堂中人老爺可以擔保徵義堂決不會謀反也就完了那知縣沈吟道只怕上頭不容易准罷那些衙役聽了這話又道老爺你不肯詳也要詳的了如今老爺衙門裏除掉老爺和官眷之外幾於沒一個不是徵義堂弟兄小的們決計不敢來利老爺爲難的只怕堂中的首領發下命令教廚子下毒來結果老爺的性命那時節不但老爺防不勝防就是廚子也無法違抗的那知縣一聽這話通身骨節不覺都抖得索索有聲連牙齒都捉對兒厮打着淚眼婆婆的望着衆衙役見衆衙役一個個橫眉豎目面相十分兇惡更兼衆衙役的衣襟裏面

一片刀劍相觸之聲。分明又都暗藏着兇器。想到這裏。更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寫徵義堂又是一種寫法。真令人不寒而慄。只得嘆了口氣道也罷。只得照着你們的話詳上去。准不准看你們的造化罷。那一衆衙役聽了。這話才謝過知縣站了起來。列位記着。這時一衆衙役表面上對待知縣。果然十分恭順。可是骨子裏早已把他監視起來了。那知縣從此便寸步難移。只盼望省裏的來文。誰知省裏的回文來了。依舊不准。並且還打聽得說。湖南巡撫張亮基派了江忠源帶領數千人馬。星夜殺奔瀏陽來。洗剿徵義堂。這個消息一傳下來。頓時就把瀏陽城裏鬧翻了。徵義堂知道禍患迫在眉睫。也就作起準備。每天操練着預備。廝殺瀏陽街道上人來人往。都是刀槍耀目。每逢徵義堂裏的人下操回來。更是呼嘯過市。那般聲勢。好不怕人。縣衙門

裏的胥吏差役也一個個腰跨短刀把徵義堂的票布懸掛在衣裳外面。這一座瀏陽縣正堂便好似被徵義堂裏收管去了的一般。可憐知縣得了這消息又瞧了衙門裏的情形頓時急得渾身抖戰。他想若是省裏派的軍隊來了徵義堂裏自然要把自己第一個先開刀。想到這裏不由不抱着他的太太爺大哭起來。他的太太也哭道我們千里迢迢來到這裏實指望撈幾個錢回去。太太之見識不過希望老爺多撈幾個錢而已噫嘻誰知卻送掉了性命在這異鄉客地呢老爺你趕緊想法子罷我們此次若得脫險回去寧可一輩子不做官在家裏吃口太平茶飯便是死了也甘心的。官迷讀此可以猛醒矣○要吃太平茶飯談何容易知縣聽了這話更加萬箭攢心一般當下便拭乾眼淚皺着眉頭想了好半會道也罷不管他有效力無效力且照着這計畫辦去再說主意想

定便霍地立起身來。走向簽押房裏找了一把小刀。狠命的在自己手指上割了下去。割開了有一寸左右的一條創口。他這時也顧不得痛澈心。肺那血更如潮水一般。骨都骨都冒個不住。手指也因為痛極了。便不住的顫動着。他咬緊了牙關。拿了一個茶杯過來。放在下面承受着。這血直承受了有小半杯。才自己把手指包紮停當。當下又找了一枝新筆。親自動手把筆蘸了血。寫了一道詳文。通詳三大憲。說自己願意以身家性命擔保徵義堂。決不謀反。懇求省裏不必發兵前來洗剿。以保全一方的百姓。這道詳文上去了。張巡撫拆開一看。見是血迹斑斕。便猛吃一驚。他思想既是瀏陽縣。肯這樣刺血陳辭。極力保證。便把派去洗剿的兵召回來。了也罷。誰知巡撫衙門裏有兩個幕友。一個叫做左宗棠。一個叫做郭崑。

燾偏不肯答應說這就可見徵義堂十分猖獗脅迫得那知縣寫出這種血書來中丞萬不可墮入彀中還是讓江忠源的軍隊去把徵義堂絕了根株的好張巡撫一聽這話不錯只得罷了那知縣的一封血書依然無效江忠源的軍隊看看離瀏陽愈逼愈近好一個周國愚知道難免一戰便聚集了手下弟兄們宣布道省裏的軍隊離此不遠那瀏陽的知縣待我們弟兄還不算錯無奈省裏不肯聽他的話也是沒用我們若是在這瀏陽城裏開起仗來一來難免驚嚇了這位知縣二來難免蹂躪地方我們徵義堂講的是仁義二字倒不可被人說我們不講情理

會黨且講仁義
講情理愈顯清

朝官吏之不仁
不義不情理

所以我們該捨了這瀏陽城池迎上前去就在山野裏和那個江忠源拚個你死我活周國愚說完話便真個拔隊出城到了離城三

十。里。的。馮。家。嶺。地。方。才。與。清。兵。相。遇。那。徵。義。堂。的。弟。兄。簡。直。是。漫。山。遍。野。就。這。們。的。混。戰。起。來。列。位。看。官。周。國。愚。他。雖。是。顧。全。了。瀏。陽。的。百。姓。至。於。就。戰。術。上。講。起。來。他。卻。大。錯。而。特。錯。了。原。來。徵。義。堂。人。數。雖。多。可。是。都。沒。有。經。過。戰。陣。說。句。不。中。聽。的。話。就。叫。做。烏。合。之。衆。況。且。失。了。瀏。陽。城。池。做。他。們。的。屏。蔽。便。容。易。被。清。兵。所。敗。因。此。戰。不。到。一。個。時。辰。徵。義。堂。的。弟。兄。們。竟。是。殺。得。大。敗。逃。走。了。一。小。半。死。的。死。擒。的。擒。就。有。一。大。半。那。周。國。愚。一。人。正。是。獨。木。難。支。大。厦。他。一。瞧。勢。頭。不。對。便。殺。開。一。條。血。路。獨。自。一。人。逃。向。雙。江。口。方。面。而。去。後。來。周。國。愚。到。了。江。西。另。外。再。組。織。他。的。天。地。會。去。也。不。在。話。下。做。書。的。寫。到。這。裏。卻。要。向。看。官。門。唱。一。個。大。喏。因。爲。周。國。愚。在。瀏。陽。起。事。離。開。洪。大。全。押。解。到。長。沙。時。間。上。隔。了。要。有。一。年。十。個。月。

之久。原來瀏陽一役是太平天國二年十一月裏的事情。那時候太平天國的軍隊已是破了武昌燒了漢口做書的本來該把這事情放在後面敘述的。叵奈做小說也和書畫一般要講究一個章法做書的寫周國愚要在衡州攔劫洪大全寫順了手便索性把瀏陽起事的事情一發同時交代了。省得東拉一節西扯一段。教列位看了不明白這事情。交代過明白便須掉轉筆頭再寫洪大全。且說洪大全被那個丁守存用詭計誑騙到了長沙一路裏。便向北方進發。取道湖北進了河南境。迤邐行來不多幾天。便是直隸境界了。那洪大全此時早已置生死於度外。在路上還是看看風景吟吟詩句。和平常人出來遊山玩水一般。絲毫也沒有畏縮。不前的態度。好容易這一年四月裏才到了天津。丁守存便把他寄押在桌

司衙門裏洪大全一路本來不和丁守存講話的此刻卻招了招手道
主事你來那丁守存見洪大全稱呼自己做丁主事便也含笑上前道天
德王有何話講洪大全便道有煩丁主事替我預備幾樣東西丁守存點
頭道你只要吩咐就是便幾百樣都依得洪大全道也不要多第一樣要
上好的黃牛肉五斤牛肉第二樣要上好的汾酒五斤酒丁守存道下官
立刻叫人替天德王送來就是洪大全道還有咧第三樣要文房四寶一
副筆墨第四樣要白紙的扇子一把此外便沒有了就煩丁主事把這四
樣備齊了一起送來丁守存連連答應不到一盞茶時候果然兩個當差
的一個兩手托着個盤裏面便是一盆牛肉兩瓶酒一隻大酒杯一雙筷
另外一個卻托着一個硯盤裏面是紙黑筆硯丁守存也跟後面卻手

裏拿着一柄白紙摺扇。丁守存便親自動手替洪大全拿過一張桌子來安放。當洪大全便道：「我今天要痛痛快快的喝一頓酒，請了主事替我把手上的刑具開了罷。」丁守存忙道：「可以，可以，便找個鑰匙來把大手上的一副手銬卸下。」大全才坐向桌子跟前斟了一大杯酒一飲而盡，又向丁守存道：「主事可能陪着我喝酒？」丁守存生怕喝了酒有什麼差錯，細心如便含笑，道：「天德王自己請罷。」下官涓滴不飲，不敢和天德王對酌，說罷便盪過一旁。打發走了丁守存便愈顯洪大全之佻儻。洪大全見丁守存不肯喝酒，也不勉強，便自斟自酌，一口氣就喝完了一瓶。這才吐了一口氣，把牛肉夾幾塊起來，送在嘴裏咀嚼。他這時不禁又想起自己從前原是和酒相依爲命的，只因後來到了金田，一心一意想扶助天王共成大業，所以立下誓戒了酒。實

指。望。直。搗。黃。龍。府。再。行。痛。飲。那。裏。知。道。今。日。裏。卻。做。了。囚。人。在。這。天。津。地。方。破。起。酒。戒。來。真。是。那。裏。說。起。想。到。這。裏。一。顆。雄。心。便。在。腔。子。裏。跳。動。索。性。又。把。第。二。瓶。酒。開。了。左。一。杯。右。一。杯。又。喝。一。個。西。江。水。盡。便。丟。下。酒。杯。磨。濃。了。墨。提。起。筆。來。就。在。那。白。紙。扇。上。龍。蛇。飛。舞。寫。了。一。首。詞。兒。正。寫。之。間。湊。巧。那。丁。守。存。又。走。將。來。了。洪。大。全。便。把。筆。向。桌。子。上。一。擲。道。這。柄。扇。子。便。送。給。你。罷。也。不。枉。我。們。相。交。一。場。那。丁。守。存。接。在。手。裏。見。是。狂。草。便。仔。細。一。個。個。字。辨。認。道。

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金。鎖。綰。飛。鴻。幾。時。生。羽。翼。
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

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鵬。紅。

詞不甚工自是英雄吐屬

丁守存讀完了。覺得蒼涼沈鬱。是個英雄的聲口。看看大全。那種昂藏不屈的氣概。不禁也有些惺惺相惜起來。正要用語語來安慰他。時不想那大全卻又伏在案上。嗚嗚咽咽地哭將起來了。丁守存便上前推了他一把。道：天德王不必怕此番進了京去。我來向王公大人前求一求也。許可以救得天德王的性命。那洪大全聽了。霍地抬起頭來。拭乾眼淚。勃然作色道：丁主事你又來了。我洪大全哭的是另外一肚牢騷。豈是貪生怕死作婦人孺子之泣。說死便死。有甚麼希罕。明年此日。天王陛下少不得要替我做個週忌。那時節。我做了鬼。還可以瞧見漢族冠裳。豈非快事。我便死也瞑目的了。說完話。便揮了揮手。道：丁主事你去罷。我要睡了。那丁守存見洪大全翻身睡倒。一會兒便鼾聲如雷。這才痴痴地向他望了一

眼便嘆了一口氣走了。明天洪大全一覺醒來，便被丁守存押解進了北京。被滿洲皇帝凌遲處死，可憐一個蓋世英雄，就在北京菜市口結果了性命。

寫洪大全激昂慷慨處淋漓盡致於其死也令人惋惜不置是好魄力

欲知洪大全怎樣死的，且闕下文。

評曰：瀏陽一役，寫得倏詭詭奇，出人意料而結果一敗墮地，非老手不能成此奇文。妙在完全依據事實而處處翻騰作勢，使讀者百讀不厭。若在正史，只須寥寥數十言，而在小說則洋洋灑灑，綿亙半回，非以多爲貴也。使讀小說者較讀正史更有趣味，卽此便是小說成功處。

作者於洪大全出全力以寫之一個豪爽不羈之人物，便爾躍然紙上，猶恐不能淋漓盡致，則拉一丁守存以爲之陪襯。寫丁守存亦非

等閒人物，愈顯洪大全之英雄。寫了守成，與洪大全已化敵而爲友。然而洪大全仍不能不死。普天下不遇才人，當爲同聲一哭。大全戒酒至此方點出，所以照應上文也。蓋上文極寫大全酒量之佳，中間久不提，起經此一點，乃通體靈動。大全初意本待直搗黃龍，時再行痛飲，不謂約猶在耳。今日乃痛飲於津門羈囚之中。此時之大全沈痛蓋臻於絕頂矣。

第四十六回

桂林城洪秀全解圍 蓑衣渡馮雲山殉難

話說洪大全在天津耽擱了一夜，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兀是沉睡。

未醒。丁守存只得耐着性兒等候。直待洪大全一覺醒來，起身盥漱。丁守存才上前說道：「天德王要是宿醒未醒，我們便不妨在天津多住一天。」

守存十分恭順，此君固是可兒。

洪大全搖頭道：「不要等了，說走便走。我也希望早些到了北

京早些把我殺了，強如活着受罪。」

洪大全至死猶倔強。

丁守存不敢違拗，只得大家攆

撥攆，撥坐上大車往北京進發。走了兩天，才進了北京城。丁守存便把洪大全解交刑部，才算盡了他的責任。取了回批，便回南去了。這裏滿洲皇帝命將洪大全加意研訊。當下由刑部會同大理寺、都察院審問。洪大全上得堂來，依然不跪，只盤膝坐在當地。問官問他太平天國內部的事情，誰知大全卻閉着雙目，只是不答。再逼問他時，洪大全忽地大笑道：「何必多問呢？我既是到了此地，索性隨便和諸位談談罷。諸位何以定要在滿

洲皇帝脚下做官呢。諸位的祖宗都是漢人。誰都是身家清白的。只有滿洲皇帝他的家世就醜不可言。第一個順治那禿厮的娘就偷小叔子多爾袞……話沒說完。那問官見答非所問。況且又說出這種不中聽的話來。忙教左右把他的嘴掩住。是誠有類於掩耳盜鈴矣一笑一面又轉了口風。勸洪大全不如降了。可以貸你一死。洪大全一發大笑。教我降了滿洲人。麼我堂堂漢族奇男子。豈肯作此辱沒祖先的事情。爲今之計。只有請你們三位快把我處決了。便勝似勸我投降。萬萬咧。那三法司見問他也問不出什麼道理來。便去回覆了滿洲皇帝。說不如成全了他的志願。把他處決了。罷。滿洲皇帝准奏。便由刑部揀了一個日期。把大全凌遲處死。這天早上。劊子手便替大全脫去了上身的衣服。那知不脫。猶可一脫之間。便發見

了。貼。肉。的。頸。項。裏。掛。着。一。個。小。荷。包。兒。這。時。大。全。自。己。瞧。見。了。這。荷。包。才。猛。然。問。想。了。起。來。原。來。荷。包。裏。面。裝。着。一。張。王。叫。化。給。他。似。絕。詩。非。絕。詩。似。歌。謠。非。歌。謠。的。柬。帖。兒。上。面。分。明。把。自。己。該。在。此。地。處。決。的。事。情。已。是。說。得。清。清。楚。楚。了。己。歲。逢。丁。便。是。說。的。年。月。日。又。把。天。津。橋。借。來。暗。指。天。津。衛。連。自。己。封。的。天。德。王。王。號。那。柬。帖。裏。面。也。早。已。有。了。可。見。萬。事。都。由。前。定。非。人。力。所。可。挽。回。第三十回中王叫化一柬帖至此方有結束大。全。到。此。地。步。也。就。大。澈。大。悟。便。一。任。那。些。劊。子。手。用。五。花。大。綁。把。他。綁。了。可。笑。兩。個。劊。子。手。見。了。這。荷。包。兒。還。當。裏。面。藏。着。甚。麼。寶。貝。咧。早。被。一。個。手。快。的。偷。偷。地。除。了。下。來。塞。在。自。己。口。袋。裏。又。款。待。了。大。全。一。頓。酒。飯。才。簇。擁。着。出。了。刑。部。牢。獄。只。因。這。洪。大。全。犯。的。罪。名。非。同。小。可。所。以。早。有。數。百。名。兵。丁。在。牢。獄。門。口。等。候。

把洪大全圍在垓心才迤邐着往菜市口而來這時那瞧熱鬧的老百姓也似潮湧一般紛紛擾擾在後面跟着頓時把街道上壅塞得水洩不通連菜市口兩旁的店舖也都閉門休業這一千人在菜市口立定專等監刑官到來便可以動手一衆兵丁手裏都執着皮鞭禁止閒人闖進刑場裏去那幾個兵丁一面驅逐閒人一面又搭訕着道看不出這年紀很輕面白無鬚的漢子今日裏難免要受這凌遲之苦咧旁邊又有一個兵冷笑道這也叫做自作自受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爲什麼他偏要造反你說他年紀很輕面白無鬚我說他是生成的賊皮賊骨賊脾氣咧這幾句話吹進了洪大全的耳朵裏頓時氣得洪大全咬牙切齒當下便把已經閉上的眼睛重又睜了開來只聽得他高吟司空表聖的兩句詩道漢兒盡

作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

大全臨死一肚皮抑鬱牢騷發洩於此十四字中真是一字一淚一字一血

那些兵丁不

懂得他嚼念些甚麼只悄悄地拉了拉衣服道這個犯人有些傻氣咧在

民眼光中視英雄不過傻子而已嗚呼

話聲未絕只聽見一棒鑼聲原來是監刑官到場了頓時

刑場中便寂靜起來那監刑官見時辰已到便吩咐開刀劊子手噉然答

應動起手來也不消三副兩割這洪大全便死於非命監刑官見大全已

死下座檢驗過了便回朝復命去訖表過不提且說洪大全的死耗傳到

了廣西天王便放聲大哭道曾玉珩兄弟因爲體弱多病不能和我們一

同出來東征西討前幾天他們來報說曾玉珩兄弟沒了朕已是如折了

一支臂膀般

曾玉珩病死祇用暗寫法可省則省文章何等經濟

那裏知道如今洪大全兄弟又被滿清

狗官所害這都是朕躬不德所以上天降下這種酷罰來咧說罷痛哭不

止羣臣聽了也都垂淚勸道陛下不必悲傷洪曾兩位想已上昇天國我們一齊誠心替他祈福就是天王聽這話也不錯便傳旨教軍中大開祈禱會求上天降福於洪大全曾玉珩這也不在話下卻說桂林城在太平天國二年三月裏被太平軍圍困着攻打了有一月之久急切裏不能攻下天王便和東王楊秀清商量要解了圍北走靈川準備向湖南省進發楊秀清也以爲然便傳令拔營一路勢如破竹連破興安全州兩城累得那些滿清的文武個個膽戰心驚第三十六回書中所說的武朝顯此時正在全洲都司任上也是抵擋不住被蕭朝貴一刀斬於馬下

照應三十六
回了結武朝

顯太平軍在全洲城裏駐紮了祇有三天天王便傳旨手下乘勝直取湖南原來從廣西到湖南過了全洲便須走水道這時剛值初夏的天氣又

下了半個多月的雨，所以河裏的水比往常就漲了有一二尺深淺。太平軍在湖南邊界立下寨柵，天王便和羣臣商議道：「此去長沙陸路要比水路周折多了，況且現在又係水漲，若走水路不出旬日，長沙可下。兵書上說：『攻其無備，時日一多，長沙有了防備，攻打起來自然更不容易了。』不如大隊人馬舍陸就舟，悄沒聲兒到了長沙。那時節飛將軍從天而下，長沙唾手可得。但不知衆卿意下如何？」馮雲山第一個出班奏道：「從水道往長沙中間須經過一處地方，名叫蓑衣渡。那裏河道狹窄，而且水流湍急，兩岸又多林木，若是清兵扼守在那裏，以逸待勞，我軍不習水戰，縱有本領也施展不出來。這實在是很危險的。所以據臣弟看來，不如分我軍爲水陸兩路。陸軍從兩岸掩護着水軍，便用船隻分載軍中輜重。那時晝夜

兼行水陸並進萬無一失。天王道：陸行究竟比水路慢，豈不聞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麼？朕志已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朕願意親自領兵做先鋒。要是蓑衣渡真有伏兵，朕可以殺他一個片甲不回。諸卿隨後就來便了。天王說罷，便欲傳旨拔營。馮雲山這時知道天王主意已定，諫也無益，便義形於色，道：陛下一國之主，萬不宜身臨險地。爲今之計，當讓臣弟自領水軍爲先鋒，倘有不測，臣弟誓當以死報答陛下。天王聞奏，大悅，便傳旨教兵士們下河去封民船。來運兵的那些兵士領旨，便紛紛地拿了封皮去封。雇河邊停泊的民船，一剎那間封了，就有一千多號，便先把輜重搬上了船。隨後才來啟奏，請天王起駕。一時間一千多號船，便首尾相接，向長沙進發。那馮雲山當先開路，幸喜一路並無阻擋。這天看看漸近蓑衣渡。

果然兩岸林木甚密黑沉沉地簡直瞧不見天光那河流裏的水也因為地形的關係所以十分湍急馮雲山便吩咐小心前進不要太大意中了清兵之計衆兵一聲答應便也小心翼翼地鼓棹前行不一會便到了蓑衣渡岸上的樹木越多河流的水勢也越急了馮雲山正凝神靜氣打算平平安安過了蓑衣渡便可以直抵長沙城下誰知偏在此時卻聽見自己船上一衆兵士齊聲吶喊起來馮雲山忙出艙來看時船頭上的兵士便垂手稟道前面兩岸樹林裏面隱隱約約都有清兵的旗幟在那裏招展河面上又有許多大樹七橫八豎的擠滿了阻住去路那河流被這許多樹木一逼流得卻格外急了若不是清兵在這裏伏着也不會有這種蹊蹺的馮雲山聽了便留神向前面觀看果然見隱隱約約的樹林裏面

招展的是江忠源旗號。馮雲山見了，不免大喫一驚。他想這江妖智勇，全倒不可輕易中了他的鬼計。不如退將回去，候派下細作前去打聽明白。了清兵的虛實，再定行止。便了主意，想定便傳令退兵。馮雲山行軍不可謂爲不鄭重。義衣渡一役亦幾可以避免矣。乃卒至彈墮鷓首，以身殉國。而後己是豈所謂死生有命者乎？誰知因爲水急的緣故，所以易進難退。兵士們奉了命令，七手八脚地想把舵兒扭轉，退出了這義衣渡。已嫌遲了。那幾百條先鋒隊的船隻，有的在水裏團團亂轉，有的船頭攔住在岸上，不能行動。說時遲，那時快，一聲炮響，江忠源的軍隊在兩岸用炮用箭向河裏如雨點般的射將來。頓時把馮雲山的先鋒隊截斷。和天王率領的後隊首尾不能相顧。原來適才馮雲山瞧見的清兵旗幟，是江忠源用的。疑兵之計，其實那裏並沒有一兵一卒。河面上的樹木，也是江忠源事

先派了人來砍倒了岸上的大樹把他推在水裏的這時馮雲山手下見前面有清兵的旗幟進既不能後面卻有江忠源的兵隊退又不可進退維谷頓時便慌了手脚有一小半便想跳在水裏逃生無奈不習水性一跳下去早灌滿了一肚子水送了性命馮雲山見事機危急便握了一柄短刀指揮手下道大家不要慌用力殺回去一面說一面便從兵士手裏奪下一張弓來搭上了箭鏃的一聲便把岸上一個清兵射向水裏去了這時手下見主將這樣奮不顧身便也齊聲吶喊在箭林彈雨之中回兵掩殺過去看看江忠源的軍隊支持不住要被太平軍殺退了那江忠源見自己手下陣脚有些搖動便也着了慌親自拿了一尊小鋼炮覷準了一條船船頭上一個身穿黃袍頭戴黃風帽手握短刀往來指揮的那

人。身。上。打。去。看。官。們。這。人。千。不。是。萬。不。是。偏。就。是。太。平。天。國。南。王。馮。雲。山。
殿。下。所以書馮雲山全銜者以馮雲山身殉茲役必如是文章乃愈益生動也也。是。馮。雲。山。命。中。註。定。該。死。在。這。蓑。衣。
渡。所。以。這。炮。彈。便。在。馮。雲。山。船。頭。上。炸。裂。開。來。可。憐。馮。雲。山。的。身。體。被。這。
炮。彈。炸。做。幾。段。連。那。船。也。炸。碎。了。四。分。五。裂。沉。向。水。底。裏。去。了。常。言。道。蛇。
無。頭。而。不。行。太。平。軍。見。主。將。被。清。兵。炸。死。頓。時。又。把。適。才。那。一。股。銳。氣。化。
爲。烏。有。那。裏。再。有。心。戀。戰。各。自。拋。了。兵。器。逃。命。要。緊。等。到。天。王。大。隊。船。
隻。前。來。救。應。時。已。是。屍。浮。蔽。江。連。水。都。變。了。紅。色。也。不。知。那。個。肢。體。是。馮。
雲。山。的。了。天。王。便。望。着。河。水。大。哭。道。悔。不。聽。南。王。之。言。以。致。斷。送。了。他。的。
性。命。可。憐。朕。自。起。兵。至。今。已。是。折。了。第。三。個。股。肱。之。臣。了。當。下。楊。秀。清。便。
道。那。江。妖。既。是。親。自。扼。守。了。這。蓑。衣。渡。眼。兒。得。長。沙。是。打。不。成。的。了。爲。今。

之計不如舍舟登陸去攻打永州罷。天王准了此奏，便依舊派蕭朝貴做先鋒領兵開路向永州進發。天王率領後隊緩緩在後面跟着。這一天蕭朝貴忽地派了一個人來奏天王道：「永州還沒走到，卻被一道大江阻住去路。現當江水盛漲之際，沒有船隻如何渡得。」又表明江水盛漲義衣渡餘波至此方已不如向東攻打道州去罷。天王准了此奏，蕭朝貴便帶轉馬頭率領部下健兒殺奔道州而來。卻說這時道州的守將便是湖北提督余萬清。說起這提督也是一品大員，如何不駐在湖北自己的轄境裏，卻偏偏越境替湖南來把守這道州呢？原來太平軍攻打象州的時候，聲勢浩大，不要說本省的官吏一個個嚇得屁滾尿流，連那個隔省的湖南巡撫秉章也寢食不安。生怕太平軍鬧到他的境界上來，害他一個巡撫的前程保全不了，所以

早向滿洲的皇帝奏上一本說湖南的防兵一古腦兒只有四千多人。若是有什麼風吹草動。微臣萬萬擔任不了。滿洲皇帝看了這道本章。便也拔了雞毛當令箭。以爲駱秉章既是說得這樣兇險。若不派幾個大員前去幫駱秉章的忙。那湖南定然要保不住了。便第一道上諭派湖北提督余萬清出境駐在楚粵交界處防堵。第二道上諭又派湖廣總督程喬采在兩湖一帶巡視。誰知余萬清奉了上諭。雖然不敢不遵。可是兵凶戰危。自己好容易才巴得頂子都紅了。也犯不着和太平軍拚老命去。所以到了湖南。縮在道州地方。便頓軍不進。那程喬采也是這樣。駐在衡州。便不想離開一步。差喜兩人在湖南地方駐紮了有一年光景。也不見太平軍的一兵一卒。兩人便樂得召幾個土娼。喝幾杯酒。拉他們大員的臭架。

子卻累得當地府縣每天上行轅去伺候忙得發昏章第十一這也不在話下這一天道州的知州便上余萬清的行轅來報信在起坐的官廳裏面落座余萬清當差的便上前請了個安道大老爺是不是來會我們大人可來得真不巧我們大人適才由一位副將獻了一個雌兒來據說是長沙來的流娼一見面便被我們大人賞識了此刻正撲在懷裏在上房裏飲酒作樂呢

太平軍已歷境矣而清吏猶醉生夢死該死該死

大老爺如若公事不如明天來會

罷也免得小人們上去碰頂子那知州聽了愕然半晌道大人倒還是這般快活嗎我本待迴避過了明天再來叵奈這件公事非常緊急非今天立刻會不可就煩你去跑一次說不得只得受一頓排揎了那當差的聽了這話才皺了皺眉道既是這樣小人就替大老爺到上頭去碰碰看說

着便如飛的跑了進去不多一會卻喜孜孜的向知州面前一站道了一個請字那知州便整一整衣冠隨了那當差的一路穿房越屋到了上房果然見那余萬清膝蓋上擁着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面前桌子上卻又放了一桌子的餚饌打橫坐了一個副將在那裏陪着余萬清喝酒知州見了余萬清便請下安去口稱大人那余萬清忙哈哈笑道不要多禮看坐看坐知州見副將在旁欲待也向他行禮時卻被副將一把拖住那知州方才罷了

來報緊急公事也而猶鬧如是
之虛文清吏之顛預可發一噓

余萬清便把膝蓋上坐着的女子推了一推道這個雌兒你瞧臉子長得俊不俊知州尚未回答時這女子便格格笑了一聲道也不會見過你這種大人當着人家雌兒雌兒怪難聽的余萬清道你不是雌的難道是雄的不成知州見余萬清實在鬧

的太不成話了。可是當着面卻又不能不附和着笑了幾聲。

此所以小官難做也。寫官場脅

肩諂笑之態入木三分

直待大家止住了笑，才把屁股在椅子上浮了一浮，正言厲色

的道：稟大人，大事不好。余萬清聽了這四個字，宛如青天裏起了霹靂的。一般忙問是什麼事。那知州便雷轟電掣的說道：卑職適才得到探報說太平天國的軍隊殺奔道州而來，離城只有三十里了。那爲頭的說是甚麼西王蕭朝貴有萬夫不當之勇，眼見得今天就要來攻打城池。可是我們城中卻毫無準備，卑職手無縛雞之力。此刻簡直方寸已亂，還求大人作主。才是余萬清不聽，猶可一聽時，連臉色都變了。哎喲，了一聲望後，便倒那副將在旁瞧了，忙上前攙扶，欲知余萬清性命如何，且閱下文。

評曰：中國古代刑人於市，曹含有與衆共棄之意。自近代歐化東漸，

治法學者始力戒殘忍以爲執行死刑當於獄中行之俾血肉狼藉之狀不致暴露於衆目睽睽之下使民衆之同情心日就澌滅法至善也而辛亥革命之後軍閥專權動言斬首甚有挖取心肝者其殘忍之狀不亞前清近復有以此種酷刑加之共產黨者我儕爲人道計爲文明計時復期期以爲未可讀本回寫取決洪大全既竟此種感想不禁又湧上心來竊願當軸者卬之意也

欲寫蕭朝貴殉難長沙偏先寫蕭朝貴攻打道州此欲擒故縱法也不然寫馮雲山之死後卽接寫蕭朝貴之死章法方面變換較難乃夾寫余萬清許多笑話俾讀者精神爲之一振用筆何等空靈且描寫滿清官僚醜態神妙欲到秋毫巔使讀者不厭其喧賓奪主是誠

神乎技矣。

第四十七回

守天條朝貴殺親爺 主鄭重秀清抑驍將

話。說。余。萬。清。聽。那。知。州。來。說。太。平。軍。業。已。兵。臨。城。下。嚇。得。他。直。跳。起。來。不。想。竟。自。忘。記。了。自。己。膝。蓋。上。還。坐。着。一。個。妓。女。他。也。顧。不。得。再。調。情。作。樂。了。只。是。用。手。猛。然。間。把。那。妓。女。一。推。說。時。遲。那。時。快。那。妓。女。哎。喲。了。一。聲。往。旁。邊。便。倒。幸。虧。那。一。位。副。將。很。是。積。伶。忙。搶。上。把。妓。女。扶。住。才。沒。有。栽。成。功。勛。斗。醜極醜態這。時。余。萬。清。只。是。嘴。裏。嚷。着。不。得。了。了。不。得。搓。手。跌。腳。的。一。毫。也。沒。有。主。意。那。妓。女。聽。說。要。打。仗。了。也。早。嚇。得。軟。癱。在。旁。邊。椅。子。上。

只把一雙纖手送過來給余萬清握道大人摸摸我的手都冰冷了呢若在平時余萬清本是個好色之徒這樣的就口饅頭焉有不吃之理叵奈這會子性命交關那有心緒再來敷衍女人所以憑你這妓女噓寒送煖他卻只給你一個不理會這妓女見余萬清不理他自覺沒意思便攙着椅子背立了起來向在座的大人老爺們福了幾福告辭去了滿清時代文恬武嬉真有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之概余萬清掙了好半會才掙出一句話來道老夫這裏點起本部人馬預備廝殺你是地方官有守土之責便也趕快回衙門去想法守護城池要緊知州聽說便應了幾聲喳一面又請了個安才退了出去回到衙門吩咐家人們趕快收拾箱籠保護太太小姐逃回省城去又道這余捍臺萬分靠不住你們須派幾個精明幹練的人到提臺行轅左右

打聽去休得被那個余提臺悄沒聲兒溜跑了把千斤雷擔放在我一個

人身上

此知州方面固預備自己逃走一方面却又防他人逃走是誠不愧為巧宦

那些家人領命便果然收拾的收

拾打聽的打聽頓時把一座知州衙門鬧得鴉飛雀亂道州城裏的百姓

見知州衙門裏不住的一拾一拾拾出許多箱籠來又聽說太平軍離城

只有二十里了

又少了十里足見太平軍進兵之速

眼見得道州城裏頓時要化做戰場老百姓們的身家性命都在這城裏要搬也搬不動要逃也逃不了進退兩難

便也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哭聲震天起來夾忙裏那個知州偏偏派了差

役傳諭教城內的居民每家抽一丁上城幫着兵士們守護那些老百姓

誰曾經過戰事來聽了這話那兩條腿便賽似釘着在地上的一般再也

不肯往前挪移半寸禁不得那些差役卻還是如狼似虎皮鞭鐵練打的

打鎖的鎖也就由不得老百姓們不跟了他走那些老百姓沒奈何去站在城頭上可是大家都偷眼望着城外怕太平軍殺到城腳邊來身子又不住篩糠般的抖着家裏的父母妻孥又都抱定宗旨說這一次上城去是定然要送死的了所以一會兒上城來送飯一會兒上城來送衣服都哭得淚人兒一般慌得那些守城的老百姓越發沒了主意敵兵未來而百姓先已遭殃寫清吏之苛虐不法卽所以隔不了一個時辰果然見太平軍的旗號漸行漸近霎時間大隊人馬也就趕到一面大纛旗兒就有二丈多高上面顛巍巍地扯着一面大旗上寫着太平天國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十三個大字旗下一匹雪也似的白馬上面騎一個梢形大漢那張臉皮好似抹了一重黑漆嘴上的鬍子也一根根像刺蝟般又粗又硬身穿一件黑袍頭戴

一頂黑風帽騎在那匹白馬上宛如黑寶塔般一座十分好看手裏執一

柄大刀正是說不盡的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蕭朝貴面貌白第十八回末一度描寫之後至此方詳細點明

原

來這人便是蕭朝貴這時蕭朝貴一馬當先率領大隊人馬風馳電掣般來到道州城下勒住馬頭用大刀指着城上的守兵和百姓們吠了一聲道你們快去報知城裏頭有會武藝的人便和我滾一個出來如若把我打敗了我便掩旗息鼓不再來和你們道州百姓爲難如若打不過我老子時你們便須讓了城池我便是太平天國西王千歲我便是蕭朝貴一段夾七夾八的說話活畫出蕭朝貴是個莽人來那城上的兵丁百姓聽了這話早嚇得魂不附體忙派了個人來到知州衙門提臺行轅兩處報信余萬清得信知道自己是個武官萬萬躲避不了只得硬着頭皮披掛上馬帶領一千多名本部人馬

開了城門放下吊橋來到城外排開陣勢蕭朝貴留心看這余萬清時見
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頭戴一頂紅纓帽上面顛巍巍地裝顆鮮紅
頂子身穿黃馬褂手執一管長鎗蕭朝貴見了這副情形便哈哈大笑道
老頭兒我勸你少出來獻醜罷你這身裝束宛如猴子般況且年紀又是
這樣大了這打仗的事情刀槍是沒有眼睛的決不會因爲你年紀大了
所以讓你三分的瞧你戴着紅頂子你大約也是清朝的大官兒妙在蕭朝貴又似明白不成其爲蕭朝貴我勸你還是見機些把道州城池獻給了我們罷那
時節你的一條老命也許可以保全余萬清見蕭朝貴並不前來動手卻
只管嘮嘮叨叨的向着自己說話那說的話有的懂得有的懂得不得他從
來沒和蕭朝貴交過手不知道蕭朝貴利害所以一心以爲蕭朝貴準是

個不中用的東西自己年紀雖老身子雖被酒色淘虛了可是年紀輕的時候可也會過這們一手何不施展出來把這黑漢殺退了也可以向朝廷請功主意想定便放馬過來喝了一聲黑賊看槍便挺着槍尖直向蕭朝貴心窩裏刺來蕭朝貴見說了半天那老頭兒竟自動起手來了便也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用刀把余萬清的槍鋒隔住不等余萬清把槍收回去蕭朝貴便舞動那大刀使一個五雷蓋頂的架式向余萬清頭上劈來余萬清也來不及用槍招架只把頭偏得一偏腦袋總算沒有被刀劈着可是那一頂紅纓大帽早被蕭朝貴的刀鋒帶着了飛向半空裏有一二丈高余萬清想不到蕭朝貴的刀法這們利害知道若是招架下去自己決不是蕭朝貴的對手三十六著走爲上著忙拍馬退回城裏手下

的兵丁也爭先恐後向城中逃命。蕭朝貴指揮手下掩殺了一陣，直抵城濠邊。下寨那余萬清退回城裏，心中盤算太平軍如此利害，若是和他們相持下去，決計不能取勝。不如趁他們現在還未合圍之時，逃出城去，再作區處。罷列位看官，余萬清既是存了這條逃走的心，他還肯死守在這道州城裏嗎？老實不客氣，回到行轅裏，便帶了一名親隨從後門裏悄悄溜將出去，說也湊巧，那知州派的家人在行轅前後門探聽消息，一瞥眼就瞧見了余萬清，估量他的情形，不是逃走是甚麼，便也不敢怠慢，忙如飛的去報與知州知道。知州聽說提臺已是溜走了，料想這城定然。仁想再守得住，倒不如和提臺一齊逃走了乾淨。當下便悄悄地又來通知了兩個首縣，所以余萬清還沒逃出城門後面的一州兩縣都已趕到。

口中只叫大人慢走。余萬清回頭見了三人，只得將身子站住，面上卻紅一塊白一塊的。道：老夫想到省城去和撫臺商量了，派救兵來和太平軍廝殺這裏的城池，只得偏勞你們三位好生把守了那一州兩縣，卻異口聲的道：大人在這裏，尙且把守不住，何況我們三個文官，只得伺候大人。一同離了這州，往後再作恢復之計。罷。余萬清點了點頭道：也好。於是四人同行，忽忽地逃出了城門，不知去向。這裏余萬清手下的兵丁見主帥已走，便也想脚底抹油，各自逃生。可是身上都沒有錢鈔，如何能走。便商量商量發一聲喊，就在城裏面放火搶劫起來。那蕭朝貴在城外瞧那城中半日沒有動靜，正欲傳令攻城時，忽地見城中火光燭天，喊殺之聲驚天動地，便知道城中的兵丁在那裏搶劫了。料想必是主將已走，此時若

不攻城更待何時便親自上馬率領手下併力打開城門衝殺進去這時守兵搶刦要緊那個再敢來攔阻一時太平軍如入無人之境蕭朝貴見四面火起便吩咐先把火救熄了那些搶刦的清兵便見一個殺一個百姓們見太平軍並不搶刦搶刦的倒是清兵自然人心都歸向了太平軍箠食壺漿來迎接蕭朝貴進了州衙蕭朝貴也照例出示安民禁止部下姦淫擄掠違令者斬清兵刦掠之後繼之以太平軍紀律之師昇誠收拾人心之好機會蕭朝貴正在發放各事忙得不可開交之際忽地有個卒長上前跪着稟道王爺在上小人有事奉稟蕭朝貴道你說你說那卒長欲言又止道小我不敢說蕭朝貴大怒道教你說你偏不說吞吞吐吐做出那種鳥樣來給誰看你再說我便殺了你那卒長才惶恐萬分說道老王爺違犯天條小人不敢隱匿請王爺

的示定奪。原來蕭朝貴本來是父母雙全的。後來因爲盧陸峒地方旱荒，荒得顆粒無收。那些鄉下人便成羣結隊的往別處逃荒去。蕭朝貴的父親因爲在盧陸峒委實支持不住了，便也打算跟着大隊到別處地方去謀生。只有蕭朝貴卻不肯走他父母，便把田地一齊交給他耕種了。老夫妻倆便擄掇擄掇離了盧陸峒，一去十幾年毫無消息。直到蕭朝貴在金田村隨着天王起義破了永安，他的父母才知道自己的兒子竟是烈烈轟轟幹了這樣一番事業。忙不迭的便來投奔到了永安。蕭朝貴見是自己親生的父母，不得不安置在營中。可是太平天國定下的天條大凡是男女不論夫妻與否，平日絕對不許在一起的。男人隨營効力，女人便設有女館。每一箇月中只有兩天才許夫妻相會睡在一起。要是有人不遵

這。個。約。束。於。這。兩。天。之。外。偷。偷。摸。摸。地。想。多。睡。一。夜。時。不。發。覺。猶。可。要。是。發。覺。了。依。照。太。平。天。國。的。法。律。便。須。斬。首。所。以。太。平。天。國。上。至。天。王。下。至。軍。士。都。兢兢。業。業。遵。守。這。個。天。條。不。敢。違。犯。直。到。後。來。都。在。金。陵。了。才。寬。了。一。些。兒。可。是。也。不。過。王。侯。們。大。都。陽。奉。陰。違。至。於。軍。士。們。卻。還。是。稽。查。得。很。嚴。也。是。合。當。有。事。這。蕭。朝。貴。的。父。親。在。蕭。朝。貴。的。營。裏。一。向。便。遵。照。天。條。和。他。的。妻。子。分。住。在。兩。起。這。一。次。因。爲。破。了。道。州。蕭。朝。貴。處。理。軍。民。各。事。十。分。忙。碌。誰。想。他。的。父。親。偏。會。趁。着。這。忙。亂。之。際。來。約。他。的。老。妻。揀。了。一。間。空。着。的。民。房。同。睡。了。一。夜。老子娑婆興復下
淺令人忍俊不禁自。以。爲。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覺。不。道。那。個。卒。長。在。一。旁。卻。給。他。冷。眼。瞧。破。了。本。來。天。條。上。還。規。定。着。扶。同。隱。匿。者。同。罪。這。個。卒。長。以。爲。自。己。知。道。了。若。不。舉。發。須。防。連。

累橫豎這人便是西王的親爺不如去稟明了西王由他殺也罷不殺也罷自己這個扶同隱匿的罪名總可以把干係脫卸乾淨的了因此便冒冒失失來稟西王經不得蕭朝貴三推六問便問出了這樣一段情節來好一個蕭朝貴他想要是自己的親爺犯了罪便置之不問那麼往後軍士們如若違犯了天條自己自然也不能認真辦理了想到這裏便咬牙切齒痛恨父親丟了自己的臉當下暴跳如雷吩咐手下快去把他們老夫妻倆抓來手下的人領命真個鷹拿燕雀般把蕭朝貴的父拿來押解到了蕭朝貴跟前蕭朝貴見了他的父母便跌足大罵道你們在我營中便須遵守約束誰教你們豬油蒙了心竟是違犯起天條來我西王的父母決不會違犯天條的違犯天條的決不是我父母左右與我推將出

去。斬。訖。報。來。左。右。聽。了。這。話。嚇。得。面。面。相。覷。只。是。不。敢。動。手。蕭。朝。貴。一。發。把。氣。湧。了。上。來。便。去。腰。間。掣。出。一。口。寶。劍。來。叱。那。左。右。道。你。們。要。是。不。肯。動。手。時。我。便。先。把。你。們。殺。了。左。右。不。得。已。才。勉強。拖。了。蕭。朝。貴。的。父。母。向。刑。場。上。走。去。一。剎。那。間。兩。顆。血。淋。淋。的。人。頭。便。提。來。獻。給。蕭。朝。貴。強。過。目。蕭。朝。貴。這。才。把。氣。平。了。吩。咐。把。老。夫。妻。倆。的。屍。身。設。法。掩。埋。列。位。看。官。這。蕭。朝。貴。把。自。己。生。身。父。母。殺。了。手。下。的。一。般。軍。士。便。都。紛。紛。擾。擾。地。議。論。着。有。的。說。西。王。大。義。滅。親。他。只。知。道。遵。守。天。條。連。自。己。的。父。母。都。殺。了。旁。人。自。然。不。敢。效。尤。治。軍。執。法。應。當。這。樣。辦。理。的。有。的。說。不。然。無。論。怎。樣。總。是。自。己。的。父。母。那。有。兒。子。可。以。殺。親。生。父。母。的。道。理。常。言。道。求。忠。臣。當。於。孝。子。之。門。天。下。斷。沒。有。不。孝。的。忠。臣。蕭。朝。貴。這。番。舉。動。無。論。如。何。終。逃。不。了。

不。孝。兩。字。這。兩。種。議。論。究。竟。誰。是。誰。非。做。書。的。卻。不。敢。下。斷。語。只。得。存。而。不。論。了。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且。說。蕭。朝。貴。住。道。州。城。裏。休。息。了。三。天。那。天。王。率。領。的。大。隊。人。馬。隨。後。也。就。到。了。道。州。蕭。朝。貴。見。了。天。王。便。奏。道。兵。貴。神。速。臣。弟。願。意。帶。領。本。部。人。馬。前。去。攻。打。江。華。永。明。一。帶。天。王。微。微。領。首。道。這。話。不。錯。不。過。卿。這。一。次。攻。打。道。州。已。很。辛。苦。那。些。小。地。方。便。派。別。人。去。了。罷。說。罷。便。傳。旨。派。羅。大。綱。羅。瓊。樹。倆。去。攻。江。華。石。鎮。崙。石。祥。貞。倆。去。攻。永。明。林。鳳。祥。去。攻。嘉。禾。賴。漢。英。曾。天。養。倆。去。攻。藍。山。秦。日。綱。居。中。策。應。乘。勝。便。可。以。直。搗。桂。陽。諸。將。領。旨。分。頭。去。訖。天。王。和。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一。千。人。便。依。舊。駐。紮。在。道。州。等。候。各。路。兵。馬。的。消。息。隔。不。了。幾。天。果。然。報。捷。的。文。書。不。絕。地。申。詳。上。來。江。華。永。明。嘉。禾。藍。山。四。處。都。已。攻。下。了。秦。

日綱也。催動大軍向桂陽進發。天王聞報大喜，便傳旨起駕，隨在秦日綱大軍之後，正走至半路間，前面探馬來報說：秦日綱已是攻下了桂陽。專等聖駕前去安民。

攻道州用明寫攻桂陽用暗寫所以避免重複也

天王在路更不怠慢。這一天來到

桂陽。秦日綱出城迎接。天王慰勞了幾句，進了城關。在秦日綱預備的宮裏面休息。這天晚上，蕭朝貴因爲好幾天不打了仗，所以筋骨裏面有些懶洋洋地，便想向天王跟前討一個差使去打長沙。當下便吩咐小校點了一盞紗燈，照着他往天王行宮而來。路上巡街的兵士認得是西王，便紛紛地跪在一旁迎接。蕭朝貴也只領了領首，便走過去了。不到幾百步路，便到了行宮的門首，看守宮門的兵士見是西王，也不敢攔阻。便一面派人飛也似去啟奏天王。說西王有要事面奏。一面又把蕭朝貴引到

兵士們休息的地方去暫坐。蕭朝貴一問便知道。楊秀清也在行宮中和天王商議軍國大事。不一會便有一名兵士如飛地跑了出來。道：「天王有旨宣西王進見。」那時節太平天國尙在草創的時代，所以一切儀節還不是十分隆重。蕭朝貴到了裏面，只見天主坐在中間旁邊坐着的正是東王楊秀清。蕭朝貴上前見過了禮，便奏道：「臣弟適才得到探報說湖南省城長沙正在拆治城垣一點也沒有防備。我們何不從小路裏抄將上去，把長沙攻下了，也可以替南王報葦衣渡之仇。臣弟因爲幾天不打了仗，通身骨節裏都有些癢癢地。」奇談請陛下依舊派臣弟做先鋒前去攻打長沙。罷蕭朝貴奏罷，天王還沒說話，楊秀清卻先哦了一聲道：「不妥不妥。兵家忌深入，我們從金田起兵至今一挫於永安，再挫於葦衣渡，好不容易才得

轉。敗。爲。勝。凡。事。欲。速。則。不。達。還。是。以。鄭。重。爲。是。蕭。朝。貴。聽。了。氣。憤。憤。地。欲。待。用。言。語。去。駁。回。楊。秀。清。只。是。一。時。卻。又。沒。話。可。說。欲。知。天。王。怎。樣。發。放。且。閱。下。文。

評曰。中國之歷史。蓋完全爲成則爲王。敗則爲寇之觀念所支配。故清代官書關於太平天國之記載。必極言其劫掠。諡之曰賊。曰逆。致江浙民間相驚。伯有畏太平軍。有同蛇蝎。殊不知清軍之橫行不法。勝於太平軍萬萬也。故當時已有太平軍如梳。清軍如篦之謠。本回寫清兵在道州劫掠。卽所以陪襯太平軍之秋毫無犯。翻千古之案。爲之拍案稱快。不置。

本書寫楊秀清之陰險。完全絃外之音。與水滸傳寫宋江同一格局。

本回蕭朝貴請纓以攻長沙自任而秀清抑之不令往其後蕭朝貴進抵長沙天王恐其兵單欲往援之而秀清持不可謂兵敗必自歸蕭朝貴遂死於是役然則蕭朝貴之死雖謂之楊秀清殺之可也嗚呼太平天國席捲長江流域秀清固不爲無功然而卒至覆亡者秀清又階之厲也爲功爲罪殊未易定評耳

第四十八回

真鹵莽將軍決死戰

儘風流總督賦閒情

話說天王聽了蕭朝貴自告奮勇願意領兵從小路去攻打長沙的話也搖頭道行軍作戰切忌冒險輕進那一次蓑衣渡朕若聽了南王的話水

陸前進也不致再吃江忠源伏兵的虧了。你是朕駕前一員大將，更不可不顧前後一味價往前蠻幹。蕭朝貴見天王也不肯答應，只得垂頭喪氣出了行宮。可是他還不肯心死回去，便傳齊了自己部下問道：你們跟我轉戰千里爲的是要攆掉清朝皇帝，共同扶助天王，統一中國，可是眼前雖已攻下了道州、桂陽等處，至於那長沙省城依舊在清兵之手，湖南全省的妖氛還沒有肅清，我適才聽見探報說長沙城裏不知道我們已是攻下了桂陽，所以毫無準備，又因爲長沙的城垣年久失修，塌毀了許多地方，湖南巡撫駱秉章眼前正自督率民夫把舊時的城垣拆卸下來，在那裏修築新的。我們若是趁他們城垣沒有修整的機會去殺他一個措手不及，長沙城便容容易易可以入我們的掌握，叵奈我適才奏明了天

王。天。王。說。行。軍。須。要。鄭。重。不。肯。放。我。立。刻。就。去。便。東。王。也。噤。哩。咕。嚕。連。說。了。十。幾。個。不。妥。我。氣。上。心。來。意。欲。瞞。了。天。王。從。小。路。抄。向。長。沙。去。等。待。攻。下。了。城。池。一。則。可。以。教。天。王。和。東。王。都。沒。得。話。說。二。則。我。西。王。部。下。的。軍。馬。是。個。常。勝。軍。也。好。教。清。兵。不。致。小。覷。了。我。們。不。過。這。一。次。去。是。非。常。冒。險。的。你。們。願。意。去。固。好。若。是。不。願。意。去。時。便。留。在。這。桂。陽。聽。候。天。王。的。差。遣。也。好。蕭。朝。貴。說。完。了。這。一。番。話。便。翻。起。了。兩。個。眼。珠。聽。他。部。下。的。回。答。說。也。奇。怪。蕭。朝。貴。部。下。的。兵。士。也。和。蕭。朝。貴。一。般。三。天。不。打。仗。週。身。便。要。覺。得。難。過。強將手下無弱兵信然所以聽了這話都異口同聲說道王爺到那裏我。們。便。到。那。裏。要。活。一。處。活。要。死。也。死。在。一。處。蕭。朝。貴。聽。了。大。樂。拍。着。大。腿。道。照。呀。這。才。是。我。老。蕭。的。孩。子。們。咧。孩。子。們。你。們。既。是。不。怕。死。的。便。趕。快。

各。自。準。備。起。來。限。今。夜。三。更。齊。集。校。場。馬。摘。鈴。人。銜。枚。悄。悄。地。開。了。城。門。
趕。路。要。緊。衆。兵。士。一。聲。得。令。便。真。個。紛。紛。地。前。去。收。拾。了。這。夜。三。更。時。分。
便。由。蕭。朝。貴。率。領。出。了。桂。陽。專。揀。那。山。上。僻。靜。的。小。路。向。東。北。方。走。去。及。
至。天。明。桂。陽。城。裏。不。見。了。西。王。才。有。人。來。報。知。了。天。王。天。王。忙。派。人。去。追。
趕。時。那。裏。追。得。回。來。只。說。煩。你。上。覆。天。王。這。一。次。若。是。不。把。長。沙。攻。破。寧。
死。也。不。回。來。的。了。天。王。聽。了。這。話。放。心。不。下。正。待。派。兵。去。接。應。時。却。被。楊。
秀。清。搖。手。止。住。道。西。王。這。人。剛。愎。自。用。此。去。長。沙。定。然。不。能。得。利。且。讓。他。
知。難。而。退。自。己。退。將。回。來。時。往。後。我。們。便。可。以。容。易。把。他。約。束。了。楊秀清視
蕭朝貴之
勝負有類於秦人視
越人之肥瘠何也天。王。一。想。這。話。不。差。便。按。兵。不。動。那。知。一。連。半。個。月。依。舊。
不。見。蕭。朝。貴。退。回。來。天。王。不。禁。心。裏。也。有。些。慌。了。正。欲。派。兵。前。去。救。援。時。

不想夾忙裏偏有兩路兵馬殺奔桂陽而來。你道是那兩路兵馬呢？原來第一路是清朝皇帝先前派往廣西專剿太平軍的欽差大臣賽尙阿。這時從桂林帶了廣西的軍隊到了湖南地界的永州地方預備來收復道州。桂陽兩處第二路便是駐紮在衡州地方的湖廣總督程裔采也調兵遣將要來攻打太平軍。因爲這兩路兵馬沒有殺退，所以牽制住了天王不能發兵前去救應。蕭朝貴以致後來蕭朝貴在長沙南門外被清兵的花炮彈送了性命。這是後話。且說那賽尙阿的兵隊在圍困永安的時候，我這書中早已交代過明白了。至於那程裔采怎麼也夾在裏面湊起熱鬧來呢？說來也話長。原來鎮守道州的湖北提督余萬清自從和一個知州兩個知縣逃出了道州城，便到衡州來投奔湖廣總督程裔采。這湖

廣總督本來該駐紮在湖北武昌府的。只因清朝皇帝怕湖南兵微將寡，抵敵不住太平軍，所以特地派了程裔采巡視湖廣邊界。可憐那程裔采也是一個文官，如何懂得軍旅之事？所以到了湖南衡州地方，便不敢再向前進了。樂得在衡州且躲避幾時，再說那衡州的地方官兒，因為程裔采是個總督，如何敢怠慢，便拚命價上行轅去拍馬屁，拍得程裔采不亦樂乎，越發不肯離開衡州一步了。他以為對上自己駐在衡州，總算是遵旨巡視湖廣邊界，對下這衡州地方水道交通，很是便利，如若有些風吹草動，逃走起來也分外容易些。他因為抱定了這個宗旨，所以一任你太平軍鬧得天翻地覆，只要不鬧到他這衡州地面上來，他便裝聾作啞，付之不聞不見也。就是了。這程裔采原是科甲出身，幕府裏邊也都是些翰

林舉子在衡州閒着沒事便起了。一個詩社。鼓聲動地而云閒着沒事身負督師之命而以做詩為消遣是賦千古奇

聞專一拈題分韻程喬采還備了些獎品替他們評定甲乙好不興頭這

天正是五月初二眼兒得離端陽近了。上文蕭朝貴破道州不書月日而此處余萬清見程喬采偏大書月日若有忘若無意乃

見其這程喬采的行轅裏面節邊也該用些雄黃酒角黍之類湊巧那位

知府倒也是個拍馬的慣家知情趣得很所以早就預備了親自送到

程喬采行轅裏來剛值程喬采一個人悶坐在簽押房裏因為身上覺得

燥熱所以把一件品籃實地紗的袍子脫了下來隨手放在旁邊一把拷

拷椅背上可是胸前還有些微汗便在桌子上拿起一柄團扇來慢慢地

扇着這時忽地門帘揭處一個十六七歲的伶俐丫鬢捋身而入程喬采

留心打量這丫鬢時只見他身穿一件月白紡綢衫上加一件黑鐵線紗

的馬夾腰裏繫着一條湖色汗巾兒。下身一條月白紡綢袴，洒開了大腳袴管，露出一雙玫瑰紫緞子繡着黑花的弓鞋來。手裏托着一個茶盤，盤裏一隻雨過天青色的碟子，裏面端端正正放着四個角黍。碟子邊又是一隻小碟子，內放上好白糖一雙象牙筋，把銀子鑲了兩頭，又放在這小碟子旁邊。這丫鬟捧了茶盤，輕盈嫵娜走近程喬采身邊，嬌滴滴地說道：「姨太太怕大人肚子餓，所以特地親手剝了這幾隻角黍，教丫鬟送來。請大人點飢程喬采，見了這角黍，才瞿然道：『不是這角黍，我倒忘了。』今天已是五月初二了，難爲姨太太在客中還有這般心思，弄這角黍吃。咧，那丫鬟掩着櫻唇一笑道：『這不是姨太太弄的，是衡州府知府孝敬的程喬采。』點頭道：『那知府倒也可人意兒。將來等太平軍平定了，話保案裏面自然

要帶上他一筆也不枉他伺候了我一場。這時程喬采邊說邊便抬起頭來。猛然間卻又見那丫鬢的鬢邊插着一朶石榴花火也似的映着一頭漆黑的烏雲便分外覺得好看。程喬采便想起自己 и 幕友們起的那個詩社久不舉行了便一面吃角黍一面傳出話去教預備一席豐盛些的菜請幕友們來飲酒賦詩。當差的答應着自去須臾那些幕友們便紛紛擾擾都趨向這簽押房裏而來無非是些張三李四王五趙六揭起門帘見程喬采正在吃那角黍便嚷道大人好樂呀一個人悄沒聲兒的在簽押房裏吃角黍。此刻來傳我們大概又要以角黍爲題教我們大家各做絕句一首了。可是我們須先罰大人把姨太太裏的角黍拿將出來請每人喫了四個然後再行動筆聊示薄懲。張三說完話便哈哈大笑了一陣。

那李四卻又搶着說道：「錯了，錯了。以爲角黍題意義太狹，未免淺之乎。測大人了。我猜想起來，定然是大人吃了角黍，所以想着了屈原，教我們大家趁這端陽佳節，各賦古風一首，吊那自沈汨羅江的屈大夫。咧，大人這一個詩題，正是妙極。一來這湖南便是屈大夫的故鄉，湘蘭沅芷離騷裏面，够多們一唱三歎，這就地利上講，二來屈大夫以五月五日自沈汨羅，這角黍也是始於那時，這就時令上講，若不是大人，誰也想不出這種天造地設的詩題來。李四這一番說話，自以爲千對萬對，所以說完了，便仰着脖子，專看程喬采的眼色行事。誰知程喬采卻又把一顆腦袋大搖而特搖道：「不然，不然，吊屈原這個題目，看似新穎，其實也是老生常談。我今天的詩題，你們萬萬猜不到的。喏，喏，喏，這個丫鬢鬢邊插着一枝山。」

石榴花紅得何等可愛。我今天便以鬢邊石榴爲題，請你們諸公各賦新詩一首，不拘古近體，務以輕清流麗爲上。

於兵荒馬亂之中吟詩結社已屬荒謬矣，而詩題又如誕妄。陳叔寶全無心

肝無怪金田村攘臂一呼響應者半天下也

程喬采話還沒說完，王五早跳將起來道：「大人，這個詩題真是匪夷所思。晚生準定做十首七絕學那王次回的疑雨集，真是再

配稱也沒有了。王五正在搖頭擺尾滔滔不絕的說時，卻被趙六截住話頭道：「疑雨集在香奩體中格調最卑，我的意思與其做王次回體不如做韓冬郎體格調再高些最好。便是溫飛卿李玉溪王五被趙六把他的說話駁回了心裏，不禁十分不快。便冷笑道：『做詩一道叫做卑之無甚高論。若要格調高的，除非是把二百篇詩祖宗請出來了。趙六聽了這話也不服道：『做詩當然要講格調。常言道：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你學王次回學得

不像那豈不是更要不堪承教了嗎。程喬采見他們兩人論詩不合，竟是聲勢洶洶起來，生怕彼此動武，傷了和氣。論詩不合而至於動武，則誠斯文掃地矣。忙搖手勸道：兩位不必爭執了。王兄的香奩體久負盛名，但不知此刻腹稿已否草就。兄弟斗胆，倒先要請教請教。王五見程喬采都幫着自己說話起來，便越發似狗頭上插了金花般得意，到了極點，只把腦袋在空中打着圈兒。道：論敏捷，晚生雖不是曹子建的七步，溫飛卿的八叉，可是搖筆即來。文思倒還不致十分艱澀。大人這鬢邊石榴的詩題，晚生早有了一句，是押的。七陽韻，叫做榴紅蒲綠近端陽。你們瞧又典雅又堂皇，又貼切。這七個字，擲地當作金石聲。咧。如此惡詩而猶大言不慚，令讀者肌膚起栗，是誠所謂天下無難事，只怕老面皮矣。那張三、李四見程喬采在那裏稱贊王五的香奩體，便一發夾在裏面湊趣，用手指在空中

中打着圈兒道王兄此詩真是次回復生冬郎再世趙六在旁卻氣鼓鼓的一言不發程喬采便又催王五念第二句王五果然高吟道第二句是俏丫鬢移步出蘭房又道這房字的確也在七陽韻裏須不曾出韻

寫酸丁怪

態深刻之至

張三李四便轟然喝彩那趙六却張着兩手道慢來慢來你們且

算一算俏丫鬢移步出蘭房一共是八個字七言的絕句裏怎麼會弄出八個字來豈非笑話

不論詩之工否而但斤斤於字數可發一笑

王五便真個自己也輪起指頭一

二三四的數將起來果然一共是八個字算來算去只多了一個王五臉上便有些訕訕地勉強笑道那麼就把第一個俏字割去了罷張三李四便又把這句詩在嘴裏嚼念了一會道少了一個字比多了一個字更妥貼了呢這王五正欲再念第三句時不想門帘一揭進來了一名當差的

垂手稟道。余萬清。余提臺稟見程喬采。聽了。怔了一怔。道。奇呀。他好好地。在道州。怎麼又突然間到這裏來了。呢。邊說邊。便立起身來。把那件紗袍。子。穿上了。向幾位幕友。打了一個招呼。便緩步。走到了客廳上。當差的。剛打起簾子時。程喬采。不由得吃了一驚。原來余萬清。滿面風塵之色。衣冠不整。見了程喬采。便請下安。去道。大人。大事不好。此刻道州。已是失守了。那蕭朝貴。十分驍勇。眼見得就要殺奔衡州而來。大人。須要早作準備。才好。程喬采聽了。這話。頓時把適才的一團詩興。拋向爪哇國裏。戰戰兢兢。地問道。真的麼。余萬清道。怎麼不真。此刻連道州的一州兩縣。都溜了呢。程喬采便拱了拱手道。那麼老兄。便在這裏休息一下。我還須籌畫一個萬全之計。咧說罷。三脚跨作兩步。跑回上房裏。面只一疊連聲的找姨太。

太。恰。值。他。的。姨。太。太。在。那。裏。洗。脚。聽。了。程。喬。采。的。聲。音。卻。故。意。躲。着。不。說。話。因。爲。他。知。道。程。喬。采。平。日。是。個。愛。蓮。的。周。敦。頤。自。己。這。一。雙。三。寸。金。蓮。一。天。到。晚。程。喬。采。也。不。知。要。撫。摩。多。少。遍。不。如。趁。這。機。會。把。羊。脂。白。玉。般。的。肌。膚。有。心。教。程。喬。采。賞。鑒。了。一。個。暢。快。罷。所。以。只。躲。在。房。裏。一。聲。兒。不。言。語。故。意。引。逗。那。程。喬。采。前。來。觀。看。程。喬。采。見。找。姨。太。太。不。着。越。發。急。得。如。熱。鍋。上。螞。蟻。一。般。旁。邊。便。閃。出。一。個。適。才。送。角。黍。的。丫。鬟。來。道。大。人。不。要。忙。姨。太。太。在。房。裏。洗。脚。呢。程。采。聽。了。更。不。怠。慢。一。脚。跨。進。房。門。氣。喘。吁。吁。的。道。不。好。不。好。那。姨。太。太。見。程。喬。采。氣。色。不。好。知。道。其。中。必。有。緣。故。適。才。一。片。爭。妍。賣。俏。的。心。思。頓。時。也。化。爲。烏。有。程。喬。采。喘。息。略。定。便。跌。足。道。你。知。道。麼。太。平。天。國。的。軍。隊。已。是。攻。破。了。道。州。我。們。衡。州。在。這。兩。三。天。之。內。

怕也。保守不住。唼程喬采這一番說話，不打緊，只聽得撲通一聲，原來姨太太被程喬采嚇昏了，來不及穿鞋襪，光着一雙腳，便想立將起來。那裏知道纏足的女子不裹上裹腳帶，再休想走路。所以這會子站立不穩，便一個筋斗栽了下去。程喬采忙上前攙扶，無巧不巧，姨太太一隻白生生瘦怯怯的蓮鈎，便在喬采鼻尖上擦了一擦。如是乃始足遂程愛采采玩蓮鈎之願也可發大曠虧得那丫鬟過來幫着程喬采，才算把姨太太攙了起來。那姨太太不由得嬌啼宛轉道：「人人你趕緊要想法逃命，才是奴家好似鮮花般一朵，連開都還沒開足。」宛然姨太太聲口程喬采便道：「不要哭，你一哭我越發心裏慌了。你趕快收拾收拾，我們逃命要緊。」姨太太聽了，才收了眼淚，拿過裹腳帶來，慢條斯理，把一雙三寸金蓮裹得嚴嚴密密。程喬采一面連聲催促姨太太快

些裏脚一面又命當差的去雇了一號大船停泊在附近的河面上好容易把東西收拾完畢程喬采也不知照那幾位師爺只帶了姨太太并一名丫鬻一名當差的悄悄地下了那船吩咐舟子趕快搖出了水城門只揀偏僻小港裏走去那知這船才走了有兩三里路岸上鸞鈴響處便見有三四匹馬飛也似的來追趕程喬采的坐船嘴裏又嚷道大人慢走程喬采只疑惑是太平軍派了人來捉拿他咧嚇得躲在艙裏死也不肯出來只摟着姨太太念那觀音大士的大悲咒道人離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畢竟是那個當差的胆大躡手躡脚的走向船頭上輕輕地揭開了一些艙板露出指頭般的一條縫來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衆位師爺咧說着便走進中艙來向着程喬采請了一安道大人不必驚慌岸上騎着

馬來追趕的並不是敵兵，卻是行轅裏面張王李趙四位師爺。咧程喬采聽說不是太平軍，才把胸前一塊石頭落了地，便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又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是誠所謂急來抱佛脚矣吩咐舟子把船攏了岸，舟子們打着扶手。那張王李趙四位師爺便下了馬，把馬拴在岸旁樹上。才一個個握着次序，踏上船頭，揭開艙板，到中艙裏來見程喬采，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蕭朝貴但胸中缺少學問耳。至其衝鋒陷陣，則固一往直前。太平天國初起義時，將材無出其右者。觀其向部下所說一番言語，知其平日與士卒同甘苦，深得兵心。故人人樂爲効死也。其後攻長沙而援兵不至，蕭朝貴以孤軍與滿清數省之兵相抗，誓死不退。其忠烈之氣，可以泣天地鬼神。楊秀清挈天王之肘，使蕭朝貴力竭戰死。

可謂長城自壞焉矣。

寫程喬采之逸樂，又與余萬清不同。蓋一文一武，個性固不容混淆耳。至於程喬采與幕友吟詩酸腐之氣，不可嚮邇。堪抵一部儒林外史。讀雖形容不免過分，當時不必有茲事。然寫清吏文恬武嬉之狀，窺此一斑而全豹已在想像中矣。

第四十九回

圖恢復雙打桂陽城 用機謀火攻石馬舖

話說張王李趙四位師爺進了中艙，見過程喬采，便閑言道：大人是不是聽了余提臺的話，以爲太平天國的兵馬就要來攻打衡州，所以想往省

城裏避一避風頭。麼程喬采見自己的心事被師爺們說破了，不禁羞慚。滿面可是當場又不能不回答，只得硬着頭皮道：「俗話說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這衡州城裏的兵馬統共計算起來，不到一千。那蕭朝貴是個有名的天殺星，他要是殺到了跟前，我們這一些人馬那裏是他的對手。所以我想，到長沙去和湖南撫台商量了，再作區處。衆位若是有較好的計畫，能够擋住蕭朝貴，不令他殺到衡州來，那時節我便不走也。使得這時趙六便搖頭道：「大人錯了，大人是封疆大吏，這一次駐紮在衡州，又是奉的朝廷特旨，若是容容易便把衡州失陷了，那湖南的撫臺因爲有大人，在着，所以他出奏起來，儘可以把罪名一齊都推在大人身上。這封疆大吏失陷城池，輕則遣戍重則……」趙六本想是說重則斬首，那四個

字的。可是究竟覺得斬首兩字太覺礙口了。所以期期艾艾有些說不上來。程喬采經他一說不由猛然醒悟道不錯呀。自己若是輕易跑了。這失機的罪名無論如何總逃不了的。要是不走怕蕭朝貴的兵馬不久又要殺到跟前來走又怕朝廷不答應。這樣不好。那樣不行。教我程喬采如何對付呢。想到這裏不禁搔耳抓腮坐立不安起來。那趙六便進了一步道。好教大人得知朝廷先前原派了一位欽差大臣賽尙阿到廣西去剿滅洪秀全的。不想他在廣西祇保全了桂林一座城池。太平軍卻由廣西竄到湖南境界來了。賽尙阿卻只是頓兵不進。冷眼看我們如何對付。其時

望風喪膽故威以順兵不戰爲保
全祿位之計一經破可矣可憐

備一封告急文書去催他前來救應。他本來就負着專剿太平軍的使命。

又是欽差大臣位分在大人之上。總不能推託着置之不理。那時節他領兵來了。我們合兵一處。勢力方面就覺雄厚不少。他要是和我們合兵一處時。太平軍的眼光也自然而然地會移轉到他身上去的。我們借他牽制住了太平軍。那衡州一座城池豈非可以苟全殘喘了嗎。程喬采點頭讚嘆道。此計大妙。不過賽尙阿要是接了我們的告急文書。卻置之不理。依舊按兵不動。那便如何是好。趙六搖頭道。賽尙阿要不是和自己的紗帽作對接了我們的告急文書。沒有不動之理。他要真不動時。大人便老實不客氣。參上一本。把罪名都推在他身上。說失守城池。全是賽尙阿見死不救的緣故。那時節朝廷自然赫然震怒。我們這一方面反而可以躲在一旁。大人得的處分也就有限了。程喬采聽了這話。跳起身來。道高

見極是佩服佩服。

幕友之計畫果然可畏也。

此所以刀筆吏可畏也。既是這樣，我便不走了。趕快教舟子

把船搖回衡州去罷。話猶未了，卻被那姨太太拖住了衣袖，哭道：「大人，你還要回衡州去送死嗎？你要去就一個人回去罷。奴家是不回去了。程喬采沒法，便道也好教當差的送你到武昌，讓我一個人回衡州去罷。我也是沒法，如若不回去，怕朝廷和我認真。那時我還有命嗎？那姨太太見程喬采這般說着，只得罷了。」

其姨太太固深喜老厭物之離去也一笑。

當下程喬采便吩咐當

差的依舊伺候着姨太太乘坐原船回湖北去訖。自己便和四位師爺一齊上了岸。那四位師爺便商量着讓出一匹馬來給程喬采騎了。另外又到鄉下人家去借了一匹驢子來。五個人便坐了四匹馬，一匹驢，二十個蹄子，潑刺刺地跑回衡州而來。幸喜沒有被地方上的百姓覺察。程喬采

回到行轅裏面，使逼着師爺們連夜備就了一封告急文書，到賽尙那裏來求援。賽尙阿和太平軍也交過幾陣仗，知道太平軍的利害，要是沒有人來告急，他如何敢來尖刀頭上舔血吃。此刻偏偏有個不做美的程喬采，會夾忙裏來告急。他自問是個欽差大臣，如何推諉得以此種無用之人與太平軍周旋宜乎。只得準備起兵，可是通盤一算，那廣西提督向榮能爭慣戰，此去湖南須少不了他，便用令箭想把他調來隨營效力。那裏知道向榮只推說生病不能臨陣，憑你欽差大臣的令箭，又是調他不動。原來向榮也懼怕太平軍利害，所以只是在桂林城裏多捱一天好一天。湊巧那個廣西巡撫鄒鳴鶴又倚仗着向榮如長城一般，以爲有向榮在着，太平軍要是再來覬覦桂林，還可以抵擋一陣。要是向榮給調走了，那時節有什麼

風吹草動。還有誰可以做泰山之靠呢。因此也早就和向榮說明了。如若賽尙阿來調用他時。只教他裝病。就是那向榮有巡撫在背後替他仗了。腰自然越發胆大起來。所以縱有賽尙阿的公事。也視若無覩。只向着來人說道。你回去好生上覆大人。說向某病了許多時候。委實騎不得馬。打不得仗。只得請大人另外向別處去調用將校罷。等待向某這病醫好了。便立刻奔赴行營來聽候差遣。這人回去把這話向賽尙阿一說。賽尙阿也有些將信將疑。知道向榮這人脾氣不好。卽如上一次圍困永安。他要聽了烏蘭泰的話。把太平軍一鼓殲滅。也不致今日猖獗到這步田地。就清廷一方面言向榮。後來烏蘭泰中礮而死也。未嘗不間接害在向榮手裏。因此聽向榮報了病。委實有些不敢相信。便親自借着問病爲名來拜。

向榮誰想那向榮卻一毫也沒有患病的樣子依舊在院子裏面督率一班親兵在那裏舞槍弄棍那一種吆喝喝的聲音早就被賽尙阿聽得一明二白可笑向榮聽說賽尙阿來了才慌了手脚無奈時間又很促促來不及裝病只得哭喪着臉便算是裝的病容出來迎接可賽尙阿進了花廳坐下左右獻過了茶賽尙阿便開言道聽說向提督有病所以特地來訪問可是瞧向提督今天卻一毫也沒有病容想是已經大好了向榮聽說一時無從回答只吃吃地連連說了十幾句這個那個正在窘極的時候也虧他忽地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陪笑道大人有所不知標下這個病正是奇怪得很飯也吃得下屎也撒得出況且臉上又一毫沒有病容在旁人不知底細的一定說標下是並沒有什麼病痛誰知實際上

的。情。形。卻。又。不。然。原。來。標。下。只。是。沒。有。氣。力。拉。不。得。弓。箭。舞。不。得。刀。槍。騎。不。得。馬。臨。不。得。陣。一連四個不只。得。請。大。人。先。行。出。兵。容。標。下。把。病。體。調。養。好。了。再。行。馳。赴。軍。前。聽。候。驅。策。賽。尙。阿。見。向。榮。明。係。裝。病。可。是。也。勉。強。不。得。他。只。得。罷。了。回。去。便。忙。看。出。兵。一。路。上。浩。浩。湯。湯。也。就。進。了。湖。南。境。界。打。聽。得。太。平。軍。已。連。陷。道。州。桂。陽。兩。處。地。方。賽。尙。阿。便。催。動。兵。馬。到。了。永。州。派。人。知。會。了。程。喬。采。程。喬。采。聽。說。賽。尙。阿。來。了。不。勝。之。喜。也。就。收。拾。收。拾。老。弱。殘。兵。兩。下。裏。約。期。一。同。來。攻。桂。陽。離。桂。陽。三。十。里。地。便。下。了。寨。柵。第。二。天。賽。尙。阿。程。喬。采。兩。人。並。馬。出。營。排。開。兵。馬。強。弓。硬。弩。射。住。陣。脚。只。見。對。面。一。棒。鑼。聲。兩。員。大。將。出。至。陣。前。正。是。石。鎮。崙。石。祥。貞。見。了。清。兵。便。破。口。大。罵。賽。尙。阿。陣。中。閃。過。兩。員。參。將。拍。馬。而。前。不。料。石。鎮。崙。石。祥。貞。二。

人戰不到二十個回合。虛晃一刀回馬。便走兩員參將。那裏肯捨在後面。緊緊追趕。剛追過了一座山坡。便不見了。二石的踪影。一聲號礮。左右殺出兩員大將。來卻是賴漢英。曾天養。接住參將。便廝殺起來。說也奇怪。不到二十合。又詐敗而去。兩位參將。不知是計。只是緊追不捨。太平軍陣裏。又轉過羅大綱。林鳳祥兩人。來接住廝殺。看看引得兩名參將離本陣遠了。太平軍的戰鼓。便雨點般敲將起來。響做一片。適才詐敗的諸將。一齊回轉身。軀左有石鎮崙。賴漢英。羅大綱。右有石祥貞。曾天養。林鳳祥。便把兩名參將。困在垓心。常言道。雙拳不敵四手。況且這六員大將。都有萬夫不當之勇。那兩名參將。如何招架得住。早被羅大綱一刀。一個斬於馬下。這時太平軍的主將。是石達開。便指揮大小三軍。一齊掩殺過去。殺得賽

尙阿程。喬。喬。兩人棄甲丟盔退兵三十里。方才紮住寨柵。賽尙阿便和程喬。采。商量說。我們不是太平軍的對手。爲今之計。只是宜守不宜攻。兩人商議停當。便深溝高壘。連日閉營不出。任憑太平軍怎樣在營門外面叫罵。兩人只做沒聽見。因此兩軍便成了一個相持之局。也就把太平軍牽制住了。不能發兵去救應。蕭朝貴合該蕭朝貴命中註定在長沙城外中炮身亡。他一路裏抄着小路向長沙進發。那裏知道桂陽出了這個岔子。原來他一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沿路經過安仁攸縣醴陵三個城池。都不費吹灰之力。殺得守城的滿清官吏死的死。逃的逃。只有十二天功夫。探路的小校來報說。到了前面一處地方。名喚石馬鋪。便是長沙的門戶。湖南巡撫調了兩營陝西的兵丁駐紮在那裏爲頭的兩員守將一個滿。

洲人叫做福城，一個漢人叫做尹培立。兩人武藝雖不見高明，卻都勇敢善戰。只是不知道太平軍來得這們快，所以竟是毫無準備。一聲聽訖，蕭朝貴兵到，忙披掛上馬，率領兵丁迎上十里列陣。以待蕭朝貴匹馬當先來不及紮營，便舞動大刀，殺奔清兵而來。福城不知就裏，也就挺槍相迎。兩人更不答話，就交手起來。那福城如何是蕭朝貴的對手，被蕭朝貴的刀法舞得他眼睛都花了，禁不得槍法漸亂。蕭朝貴的刀只在福城脖子左右盤旋，如若捉個破綻，便削去福城的腦袋。這時不但福城殺得渾身大汗，連清兵隊裏押陣的尹培立也急得要死。他生怕福城有失，便從空裏拔出了一枝箭，拉開了弦，來搭上了颼的一聲，向蕭朝貴頭上射來。蕭朝貴聽見弓弦響，便知道有人放冷箭，暗算自己，忙叫聲不好，只把頭

偏了一偏。那枝箭才從耳朵旁邊削了過去。福城趁這機會便逃回自己陣裏。率領兵士回身便走。直待退進了石馬舖的市街。才吩咐把柵門緊閉。不敢出戰。蕭朝貴也傳令收兵。就在對面下了寨。這一晚蕭朝貴便在中軍帳裏飲酒作樂。一陣陣的笙歌隨風括入清兵的耳朵來。大家都呷了一口道。他們好樂。這蕭朝貴畢竟是個草包。才打了一次小勝仗。便這們的猖狂起來了。不過他們既是這樣快活。料想也沒有心情再來攻打我們的了。我們借此也可以息一夜。原來清兵都知道蕭朝貴是個武夫。只知道勇往直前。不知道用計的。所以聽見了他飲酒作樂。心裏便寬了不少。誰知蕭朝貴人雖粗魯。可是隨着天王和楊秀清。石達開等從金田起兵爲始。也經過了大小數十戰。十分巧妙的計策。雖然不見得會想得。

出來。若是小聰明。他肚子裏倒還有一些兒。這時清兵聽見笙歌一片。以爲他在那裏作樂。誰知都是些老弱殘兵。在中軍帳裏彈着唱着。以亂清兵耳目。他老人家自己卻率領全軍分兩路包抄到石馬鋪的後面來。一聲礮響。太平軍便紛紛放火。剎那間石馬鋪這個鎮上四面都是火了。太平軍趁着這火勢。喊殺連天。清兵措手不及。只拚命價從火窟裏鑽將出來。想逃得性命。可是逃出來一個。便給太平軍殺一個。所以脚快的便死於刀上。脚慢的都死於火中。蕭朝貴殺得性起。索性跳入火中。一把刀似滾瓜切菜般。逢人便殺。對面便遇見了福城。蕭朝貴虎吼一聲。便把刀向福城腰間橫掃過去。頓時把福城的身體斬做兩段。後面尹培立想上前救護時。蕭朝貴順着刀勢向上。只一挑。便把尹培立半個天靈蓋削得飛

向半空裏有一丈多高尹培立削去了天靈蓋自然沒有了性命便倒在
地上和福城做一路往鬼門關去訖

百忙中偏又作此趣語

及至蕭朝貴大獲全勝吩

咐部下取水救火時清兵三停中早殺死了兩停那石馬舖也半個鎮化

爲灰燼

遭殃者仍是百姓蓋革命過程
中民衆不得不忍痛犧牲耳

那逃得性命的一停清兵沒命的奔向長

沙城裏報信去好不容易才到了長沙城下這時長沙也得了消息正在提

心吊膽驀地又見塵頭起處來了這門一夥敗殘的兵卒恰值一位雲貴

總督部堂叫做羅繞典的在城頭上巡查言羅繞典是個疑心病極重的

人他還怕是太平軍換裝改扮來賺開城門的所以見了這一夥殘兵便

忙不迭的吩咐關城頓時便把這一夥敗兵關出在城門之外你道這位

雲貴總督如何會在長沙守城起來的呢說來也話長原來這時的湖南

巡撫叫做駱秉章。滿洲的皇帝怕太平軍猖獗，駱秉章對付不了，所以下了一道特旨，教一個將赴雲貴總督新任，還在半路上的羅繞典留在長沙會同辦理防堵事宜。羅繞典奉了這道旨意，只得耐着性兒，耽擱在長沙，幫着駱秉章辦事。可是滿洲的皇帝實在沒有想得一想，這總督和巡撫都是封疆大吏，大小只差了半級，總督加的是兵部尚書銜，巡撫加的是兵部侍郎銜，總督有管轄兩省的，也有管三省的，巡撫只管得一省地方，就是這們一點區別罷了。可是兩下裏卻還是兄弟稱呼來往的帖子，上也不過是寫愚弟兩字，不比道府見督撫一例的口稱大人，自稱職道。或是卑府兩下裏有統屬關係的，據熟悉清代掌故的人說，偏於此處插入一段官場俚注好整以暇，愈令讀者神往。督撫之間一切儀注相差也祇一點，譬如總督有事要和巡撫

商。量。時。不。比。藩。臬。兩。司。可。以。去。把。他。傳。來。的。因。爲。巡。撫。的。身。份。大。了。所。以。必。須。自。己。親。身。去。拜。會。那。些。當。差。的。見。總。督。換。上。公。服。要。到。撫。臺。衙。門。裏。去。拜。會。時。他。早。就。忙。不。迭。的。拿。了。愚。弟。名。帖。如。飛。地。往。巡。撫。衙。門。投。遞。巡。撫。見。了。名。帖。知。道。總。督。要。來。忙。也。換。上。公。服。在。衙。門。裏。等。候。那。總。督。的。大。轎。才。抬。進。轅。門。巡。撫。衙。門。裏。早。就。轟。轟。轟。的。放。起。三。聲。大。砲。來。轎。子。抬。到。煖。閣。巡。撫。已。是。拱。候。在。那。裏。迎。接。了。再。講。巡。撫。拜。總。督。時。名。帖。卻。不。能。先。去。巡。撫。的。轎。子。抬。進。轅。門。那。名。帖。便。由。當。差。的。擎。着。如。飛。地。在。前。引。導。轎。子。抬。進。煖。閣。兩。扇。麒。麟。門。開。處。巡。撫。出。轎。大。踏。步。走。將。進。去。那。時。總。督。衙。門。裏。才。轟。轟。轟。的。放。起。大。砲。來。所。以。總。督。和。巡。撫。儀。注。上。相。差。祇。是。一。個。兒。本。人。還。沒。動。身。名。帖。卻。先。已。到。了。一。個。兒。是。本。人。和。名。帖。一。同。來。的。一。

個兒轎子才進轅門便須放起三聲大砲來一個兒必須轎子進了煖閣麒麟門門了才放砲的祇是這們一點兒只因督撫雖名分略差而事權各別所以往往有同城的督撫鬧起意見來彼此大搗其蛋的列位試想同城的督撫尙且有鬧意見的何況羅繞典總督的是雲貴兩省和湖南的巡撫駱秉章風馬牛不相及如今卻要教他們在一起辦事自然各拉各的身分誰也不肯遷就了誰羅繞典出的主意駱秉章偏說不好駱秉章擬的辦法羅繞典又教莫辦弄得手下一般官兒兩姑之間難爲婦也。不知聽了誰的話好便索性都擱着不辦所以長沙城裏一督一撫商議了。好多天的防堵辦法籌畫了好多天戰守方針結果卻只是會銜出了一張安民的告示其餘的事情便一件都沒有舉辦所以蕭朝貴大軍殺

到羅繞典駱秉章四目相覷一籌莫展你道可笑也不可笑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清帝以剿滅太平軍之責屬之賽尙阿所謂欽差大臣者是也。乃書中自永安解圍後卽未提起方疑作者將若何安置之及讀本回始復借程喬采問間引起賽尙阿其人中間復夾寫程喬采之附庸風雅鄒鳴鶴之膽小如鼷向榮之畏縮不前極手揮目送之妙而其最大之目的則在寫牽制洪秀全兵隊致不能接應蕭朝貴此種線索伏於讀者不知不覺間毫無斧鑿痕可尋不得不令人佩作者之才大心細也。

談督撫之儀注爲自來小說所未經道及者卽官場現形記亦祇描

寫。官。場。醜。態。而。已。於。此。等。地。方。亦。未。見。到。本。回。雖。略。略。鋪。敘。讀。者。固。已。驚。爲。創。獲。矣。

一。國。三。公。昔。人。所。譏。羅。繞。典。駱。秉。章。二。人。之。不。協。爲。太。平。天。國。造。機。會。也。然。而。清。廷。之。朝。令。暮。更。實。卽。捉。襟。見。肘。之。表。現。也。使。楊。韋。不。內。訂。天。下。之。事。未。可。知。耳。

第五十回

爭犄角棋差一著 鑄大錯鐵聚九州

話。說。駱。秉。章。和。羅。繞。典。兩。人。因。爲。同。屬。封。疆。大。吏。所。以。議。事。的。時。候。兩。不。相。下。以。致。長。沙。城。裏。渾。如。一。盤。散。沙。般。毫。無。準。備。這。一。天。探。馬。來。報。說。蕭。

朝貴的兵馬已是破了醴陵不日便須前來攻打省城了駱秉章聞報不禁慌了手脚忙和羅繞典倆傳齊全城文武在巡撫衙門商量辦法這時藩司潘鐸便開言說道目前軍事果然十分緊急不過外間把太平軍說得好似天神一般怕也是謠言居多依照江忠源上次來的詳文太平軍在蓑衣渡大敗之後要是來攻省城須從耒衡一帶進兵路徑才對怎麼會憑空卻攻破起醴陵來呢我想太平軍須不是三頭六臂的怪物如何能插翅飛到了醴陵這定然是外間的謠言那探馬聽了便胡亂來報信兩位大人須持以鎮靜切不可輕易聽信了這種無稽謠言中了賊人的狡計潘鐸的話才說完駱秉章也點頭道這話不錯我也疑心這種大事情那醴陵知縣憑他再昏瞶些也須預備下通詳公事向省城裏來報告

的斷沒有連這種通詳都沒有瞧見便相信說太平軍已是過了醴陵的道理駱秉章這們一說那些大小官員都點頭晃腦的說道大人這話真有理那些謠言簡直不必去相信他我們沒有瞧見公文自然不能作準官場會肩詔笑之態如畫兵臨城下而猶從容討論是誠所謂築室道謀者矣駱秉章見大眾在那裏拍他的馬屁不禁也暗暗得意誰料座中卻有一人嗤的冷笑了。一聲駱秉章愕然向那人望時原來是一個在籍的知府叫做黃冕駱秉章便問道黃守何故冷笑黃冕便歛容答道大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太平軍生長在廣西多山之地他們的長處便是善於爬山越嶺出沒無常他們若是專走山嶺小路自然比較走大路快些所以不走衡州卻從間道來攻省城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要是說醴陵縣沒有公文便決定這消息不確這話也錯了黃冕

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偷眼瞧駱秉章的臉色時卻見駱秉章也在那裏側耳靜聽便又接續說道太平軍既是來得十分倉猝每逢攻破一處城池做知縣的措手不及不死便逃那時節連自己性命都還愁有些保不住怎麼會再有功夫弄什麼筆頭備什麼公事呢黃冕這番話不打緊說得闔座的大小官員都有些慄慄危懼起來甚矣庸奴之但知以耳爲目也羅繞典便也說道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城頭上一應巡察事宜可以交給兄弟去辦駱秉章皺着眉道城中兵力十分單薄一古腦兒只有三千人長沙城又這們大顧此失彼怎生是好黃冕道城中的團練集合起來也有三千人目前暫時勉強也可以敷衍了一面再請大人四面去調救兵事不宜遲我們趕快就預備起來罷這場會議散後羅繞典果然忙着上城巡察說也

可笑那些城裏頭的舉貢生員平時都在本街辦了團練如今聽說消息很不好便也紛紛地帶了幾百名或是幾十名的團練上城來巡查他們爲就近起見又因爲羅繞典是個總督所以遇事大都直接來向羅繞典關白被駱秉章知道了不免又起了吃醋之心因此兩人雖然共同負着守城的責任骨子裏卻暗鬥得十分劇烈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蕭朝貴火攻了石馬舖更不停留浩浩蕩蕩便殺奔長沙而來路過一處地方叫做社壇嶺已是望得見長沙的城堞了蕭朝貴便吩咐安營下寨就在營門之外拉起一面大旗來上面寫着蕭朝貴的全銜此處所以僅書全銜不再明寫者以上文已經表過所以避重複也長沙城上的兵士見了便來報與駱秉章知道駱秉章聽了不由猛吃一驚忙一面派人開城出去分赴各地催請援軍一面又來知會了羅

繞典把城門緊閉，大家在城樓上加意守護。那城中的百姓見城門閉得鐵桶相似，況且據一般團練傳說，在城頭上已是望得見太平軍的旗幟了。頓時便驚慌起來，只聽見一聲叫說：「太平軍來了！」街上的行人便亂奔亂躡。那些店舖也就紛紛地關門停業。霎時間路上行人絕迹，店舖也關得似新年裏一般膽小的人躲在家裏，身子只是索索地抖戰。婦女更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哭得死去活來。幾個膽大的便商量道：「太平軍已是逼近了城垣，要是開起仗來，我們老百姓第一個便須遭殃。爲今之計，只得求菩薩保佑，教太平軍早早退去的好。」這個主意一出來，大家都覺得有理。中國人之劣根性，凡事每諉過於天，意泥塑木雕之偶，像梵宇琳宮之建築，觸目皆是，皆此劣根性之表示也。便爭先恐後買了香燭，來到城隍廟裏，向着城隍叩頭一傳十，十傳百，誰也說這個辦法不錯，便

都如法泡製，頓時便把一座城隍廟擠得水洩不通。那街道上本來已是行人絕迹的了，如今卻因為老百姓們爭着要來城隍神跟前燒香，所以街上的行人反而比以前多了起來。那些店舖裏的夥計因為罷了市閒着沒事，便也捧着香燭到城隍廟裏來湊熱鬧。那城隍廟大殿上說不盡的香煙繚繞，人語喧闐。這時天氣又值十分炎熱，寫時令所以呼應上文燒香的人都不免累了一身臭汗，可是誰也不能口出怨言，只得忍耐着爬在地上，礚礚的叩着響頭。就中單表也不知是誰家的一位女太太，這天穿了一身夏布的衣袴，偏又買了香燭，擠在人叢裏，燒香禁不得那城隍廟大殿上面的人氣和煙氣釀成了一片熱騰騰的蒸氣。這位女太太叩了頭起來時，身上早就好似在大雨裏淋了一個濕透般，通身是汗，更兼

夏布。這。樣。東。西。要。是。沒。有。遇。着。水。原。是。很。硬。朗。的。穿。在。身。上。也。很。爽。快。可。是。一。遇。了。水。便。貼。緊。了。再。也。不。成。模。樣。所。以。這。位。女。太。太。才。燒。罷。香。一。身。夏。布。衫。袴。早。和。皮。肉。黏。連。成。一。片。女。人。身。上。那。裏。肥。那。裏。瘦。原。和。男。子。不。同。到。此。地。步。那。位。女。太。太。的。一。身。精。皮。膚。也。就。完。全。顯。露。在。外。面。好。似。沒。有。穿。衣。服。的。一。般。旁。的。燒。香。客。瞧。了。這。副。情。形。不。禁。都。掩。着。口。暗。暗。好。笑。這。位。女。太。太。羞。慚。滿。面。急。忙。一。癩。一。拐。回。家。去。了。列。位。試。想。城。隍。廟。裏。如。此。熱。鬧。那。位。廟。祝。還。有。一。個。不。快。活。的。道。理。嗎。每。天。到。了。晚。上。那。竹。筒。裏。面。的。香。燭。錢。裝。得。滿。滿。的。直。把。一。個。廟。祝。笑。得。嘴。都。合。不。攏。來。別。人。因。爲。太。平。軍。來。攻。城。所。以。急。得。發。昏。章。第。十。一。惟。有。他。卻。暗。暗。的。祝。告。太。平。軍。在。城。外。多。攻。打。幾。時。便。好。讓。燒。香。的。人。天。天。這。樣。擁。擠。自。己。也。就。可。以。日。

進斗金豈不大妙。當下他便造出一種謠言來，向着燒香的人說道：「小人昨晚睡至三更時分，瞧見有一個青衣童子把小人從夢中推醒，說是城隍有請。小人那時也並不懼怕，恍恍惚惚地跟了他便走，一走就走到了大殿之上，只見那位城隍神坐在神龕之內，宛然如活的一般。小人那時不由得不生出一片敬畏之心，來踏上階沿，便撲通一聲跪倒叩頭如搗蒜耳朶裏，早聽得城隍神朗朗開言道：『我念你們一方的百姓連日叩禱，得很至誠，自當出力把這長沙城保住。太平軍要是來攻城，我只須把袖子拂得一拂，便可以使他們兩臂都好似棉花做的一般軟洋洋地，只是拾不起刀槍來。』城隍神說完這話，又吩咐小人道：『你須把這番意思向地方上百姓說知，教他們放心，就是只要時常到廟裏來燒香。』」

廟祝造謠言之目的在此

事。都。有。我。神。作。主。小。人。聽。罷。驚。醒。回。來。一。身。冷。汗。卻。原。來。是。南。柯。一。夢。你。們。諸。位。瞧。這。城。隍。神。靈。驗。也。不。靈。驗。衆。人。聽。了。都。信。以。爲。真。便。把。信。仰。城。隍。神。的。心。理。越。發。深。了。一。層。燒。香。的。自。然。也。越。發。擁。擠。了。這。廟。祝。杜。撰。的。鬼。話。不。到。一。天。功。夫。長。沙。城。裏。便。紛。紛。傳。說。霎。時。間。傳。遍。了。全。城。便。有。人。把。這。話。去。和。一。位。提。督。叫。做。鮑。起。豹。的。說。了。那。鮑。起。豹。也。是。一。個。草。包。只。因。這。幾。天。羅。繞。典。撥。派。他。守。護。南。門。因。爲。蕭。朝。貴。炮。火。利。害。所。以。正。沒。做。計。較。處。忽。地。聽。見。了。這。城。隍。神。顯。聖。的。話。不。禁。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八個字放

在此處便令人絕倒

他。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派。了。一。百。多。名。兵。丁。來。到。城。隍。廟。裏。把

個。城。隍。神。抬。了。便。走。前。呼。後。擁。徑。自。抬。向。南。門。城。樓。上。而。來。將。那。城。隍。神。的。臉。對。着。太。平。軍。安。放。妥。貼。又。教。手。下。快。去。買。了。香。燭。就。在。城。隍。面。前。點。

將起來。鮑起豹自己也換上了公服，翎頂，輝煌，便行下禮去。行過了，三跪九叩的大禮，末了，便伏在地上，低低地祝告，求城隍神快些把衣袖拂將起來，好教太平軍一個個軟得和癱子一般，讓自己把那個蕭朝貴生擒活捉，申奏朝廷，豈不是這場功勞，非同小可。

夢話○其目的不過欲爲自己升官發財，地且鄙夫，可憐可笑。

那知祝告的言語，還沒有說了，早聽得天崩地塌的一聲，那城隍的腦袋便轟去了大半個。原來太平軍在南門外妙高峯山上架起了大礮，發出來的礮彈，觀準了城樓，打個正着，所以便把城隍神的腦袋打成粉碎。足

驚醒一般迷信神權者連那鮑起豹也嚇一個半死，爬在地下，再也立不起來。轉是手下的親兵，從烟霧瀰漫中把他死拉活拉地拉了起來，才救得一條性命。

可笑再說那些在城隍廟裏燒香的百姓，見城隍神像被鮑提督派兵來

扛。得。去。了。好。似。鳳。陽。婆。子。沒。了。糊。猴。頑。的。一。般。頓。時。也。就。一。哄。而。散。那。城。隍。廟。裏。便。冷。清。清。地。連。鬼。捉。得。出。來。那。個。廟。祝。作。法。自。斃。也。就。暗。暗。叫。苦。不。迭。百。姓。們。眼。睜。睜。地。看。鮑。提。督。把。城。隍。神。像。扛。得。去。了。城。頭。上。炮。火。利害。誰。敢。拚。着。自。己。的。性。命。再。燒。香。去。後。來。聽。說。連。城。隍。的。腦。袋。都。轟。掉。了。廟。祝。那。一。篇。鬼。話。連。一。點。影。蹤。也。沒。有。這。才。把。燒。香。的。心。淡。了。下。來。閒。言。少。敘。言。歸。正。傳。且。說。蕭。朝。貴。這。時。本。來。可。以。把。長。沙。包。圍。起。來。的。管。教。那。城。中。的。官。吏。好。似。甕。中。捉。鼈。般。不。放。他。們。走。漏。一。個。叵。奈。這。一。次。蕭。朝。貴。瞞。了。天。王。悄。悄。地。帶。領。本。部。人。馬。來。打。長。沙。那。長。沙。城。的。面。積。又。不。比。山。州。草。縣。那。們。狹。小。蕭。朝。貴。本。部。人。馬。總。嫌。力。量。薄。弱。不。能。夠。一。下。子。就。圍。困。起。來。因。此。蕭。朝。貴。咬。了。一。咬。牙。關。道。既。是。到。了。這。裏。總。沒。有。臉。再。行。回。

去的了。明知道長沙城不是三天五天可以打得破的。更兼自己兵力又很單薄。要是長沙城裏有了能征慣戰的大將。自己也說不定還要反吃他們的虧。可是事到其間。有進無退。自己也只得拚着這條命去報答天。王咧。

蕭朝貴抱必死之心
不幸竟成語讖哀哉

因此傳下令去。就在長沙南門外的妙高峯小西

門外的鰲山廟兩處築起營壘。來那兩處地形都很高。可以俯瞰城中。蕭朝貴築壘停當。便吩咐用弓箭利炮火射向城中。去自己便在城下討戰。那知駱秉章羅繞典二人卻總給你一個不瞅不睬。把城門關得緊緊地。一共也沒有派人出來迎戰。過一面卻也用弓箭礮火在城頭上射將過來。彼此堅持不分勝敗。一連攻打了一個多月來的時候。正是赤日當天。此時卻已金風送爽。

又點明
時令

蕭朝貴心裏不禁十分納悶。這一天他便匹

馬單刀來到長沙城外。察看形勢。因爲自己接連打了一個多月。都是打的西南兩門。那東北角上。卻不曾注意過。所以他這次便繞道來相度。東北兩門的地形。預備另外設法攻進長沙城去。正走之間。忽見迎面一座高山。和城裏一座山頂上。蓋着很精緻的樓房。遙遙相對。蕭朝貴不禁吃了一驚。暗想自己來了一個多月。怎麼不留心到這個所在。便問那跟隨自己的兵士道。這兩處地方。叫甚麼名目。那兵士便指指點點地回答道。城裏的喚做天心閣。城外的喚做蔡公墳。蕭朝貴點了點頭。便緊了一緊繮繩。那馬便放開四個蹄子。直奔蔡公墳下。而來行至山坡。便勒住馬頭。仰着脖子向上一望。只叫得一聲苦。原來清兵早在上邊築了幾座營壘。扯的旗號上寫着一個斗大的江字。蕭朝貴認得這旗號。正是江忠源的。

所謂將遇良材棋逢敵手江忠源亦是可兒

蕭朝貴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道好呀那江妖畢竟利害這山形勢很好他知道我老蕭不看見則已看見了定然要來爭奪的所以他竟先自帶了兵來把這地方佔據去了原來蕭朝貴沒有知道江忠源是得了巡撫駱秉章的告急文書所以星夜趕來救護省城的江忠源在東北兩門城樓上一望便知道這蔡公墳可以和城裏的天心閣對峙着成一個犄角之勢所以趕忙帶了兵士先把這座山頭佔了其實他佔住這山的時候距離蕭朝貴來察看中間還不到一個時辰失之毫釐

謬以千里所以兵貴神速也

蕭朝貴見這樣一座山頭被江忠源佔了去只得帶轉馬頭回營而去在路上不禁十分懊喪一面走一面長吁短嘆那個跟隨他的兵士見西王臉上氣色不好便也不敢言語蕭朝貴按轡徐行到了自己

營門口忽地猛然省悟道罷罷我老蕭只有拚着性命去幹的一法說完話不禁用上齧的牙齒咬着下面的嘴唇微微苦笑倒把跟隨的兵士嚇了一跳蕭朝貴此時死志已決矣蕭朝貴下馬回到營帳中坐定便點起一千人馬和他們說明要去爭奪蔡公墳兵士們都踴躍爭先齊聲說願去強將手下無窮兵信然蕭朝貴大喜便披掛上馬帶領了這許多兵士風馳電掣來到蔡公墳山腳下一聲吶喊便爭着仰攻上去誰想那江忠源早就有準備了說時遲那時快滾摺木石如雨點一般只是向山脚下打來霎時間便把蕭朝貴的兵馬折損了一小半蕭朝貴知道自己這方面是由下向上仰攻的形勢上便吃了大虧蠻幹也是無益只得鳴金收軍回到營中長歎了一聲便找了一個營中的書記來叫他繕具一道本章啟奏天王快些多撥兵馬

前來救應長沙，便旦夕可下。那書記繕寫停當，又讀給蕭朝貴聽了一遍。只此一句蕭朝貴之不諱字意在言外妙絕。蕭朝貴便派下兩名得力的兵士，教他們騎了快馬，把這道本章星夜送往桂陽去。那兩名兵士領命自去。蕭朝貴便也按兵不動。單等天王大隊人馬來了，便可一鼓把長沙攻下。兩軍這樣相持着，又過了二十多天。蕭朝貴正在盼望天王的兵馬，時忽見派去的兩人回來了。滾鞍下馬，進得營中。蕭朝貴便問事情怎樣了。那兩個兵士只得據實稟道：「天王現在因爲攻破了郴州，所以兵馬已是從桂陽移駐在郴州城裏。天王看了王爺的本章，本待發兵救應，無奈被賽尙阿程喬采兩妖牽制住了一時，委實撥不出兵馬來。所以教小的回來，請王爺收兵也到郴州去。先把賽程二妖的兵馬殺退了，然後再一同來攻長沙。」蕭朝貴聽了。

這話默然半晌，又問道：「你們去見東王，可有什麼話說？」兩個兵士見問，頓了一頓道：「話是有的，只是小的們不敢說。」其中文章不言可知蕭朝貴道：「你們但說無妨。」那兩個兵士才稟道：「東王因爲王爺瞞着他走了，所以十分不悅。他吩咐小的們說：『王爺不聽將令，依軍法本該辦罪。如今看在多年的弟兄面上，不咎既往，也就是了。』不過須教王爺立刻收兵回去，休要逗遛在長沙。枉自送了性命。」東王又叮囑小的們：『務必要把這話稟上王爺。』這都是東王的話。小的們不敢增添一句。兩個兵士說罷，便連連叩頭。這一番話，不打緊，早把蕭朝貴氣得大叫一聲，往後便倒。欲知蕭朝貴性命如何，且閱下文。

評曰：駱秉章在清代以知兵名，不謂其顛預與鄭神琛輩乃一邱之

貉也。夫軍事擾攘之際而猶斤斤於公牘。是誠不通世故人情之尤者矣。書生作吏。大率如是。可勝浩歎。

昇城隍像登城樓。是誠大笑話。讀之可見清代武官不學無術之一斑。或疑長沙人民禱於城隍及鮑起豹。昇城隍像事荒誕不經。或是作者嚮壁虛造。殊不知凡此所云。蓋皆實事。作者特據事直書耳。而後悟作文之法。一經點染。牛溲馬勃。乃盡化爲藥籠中俊品也。

蕭朝貴攻長沙之役。楊秀清扼之甚力。本回末用暗寫法。寫天王之偏聽。東王致蕭朝貴孤軍無援。着墨不多。而東楊之罪已無可道。如此寫法。最爲經濟。

租期五天
過期加租

書 新 術 美

編主 社研圖中 版出新最

應用 圖案 畫集

編輯人數五十餘 編輯時間六個月

範圍多 材料新 最合實用

圖案畫之作風。時隨藝術潮流改變。故材料愈新。愈見珍貴。本書乃最近出版。其中材料完全係全世界最新穎最流行者。共計數千餘幅。五卅三色單色等版一應齊全。無論靜物圖案動物圖案人物圖案風景圖案建築圖案等。均以實用為依歸。學者得此。既可臨習。又可移用。極為便利。

貼畫與刺繡畫

一本書可以兩用。
一作高級小學勞
作科之教本。
一作普通婦女刺繡
範本。全書用五彩
彩精印。鮮豔奪
目。說明文字極
顯。極易明瞭。

朱企賢編

\$1000